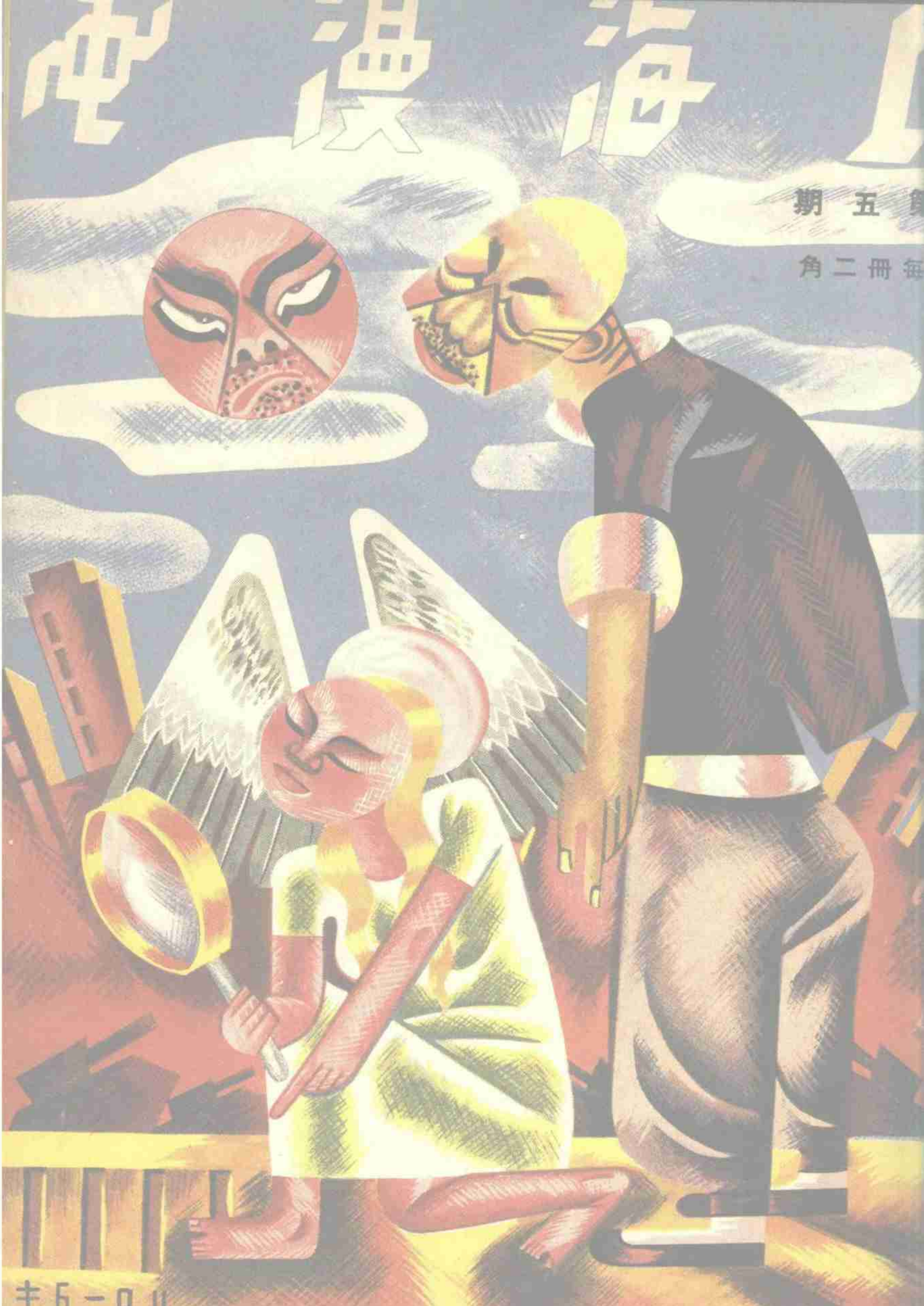

上海漫畫
第五期
每冊二角

時代漫畫 上海漫畫主辦

第一回全國漫畫展覽會

漫畫展覽會緊要啓事

本會本定九月一日展覽，玆因外埠出品人之作品，絡繹於途，一時未能彙集，故決再展期至雙十節公開展覽，特此聲明。

出品章則

範圍 思想技巧不拘一格，祇要是好的漫畫，單色彩色都有出品的資格，此外漫雕，剪貼，版畫，攝影Montage……等。戲法各人去變，重在巧妙不同。

尺寸 十二寸至二十四寸。

裝璜 作品概由自己裝璜，如國畫的裝裱或西畫的襯紙都很好，但請莫用鏡框，而便於流動展覽。

數量 每人出品限五張至十張，並請每一出品人隨作品賜寄四五十字的小傳，以便年鑑中介紹，稍出風頭。

售價 出品賣與非賣，定價若干，悉由作者自決，惟售出後，提出二成輔助開支及作會中基金。

郵費 作品務請從速直寄本會籌備處集中，外埠郵寄請付足來往掛號郵費，以便開會後原件退還。

日期 出品截止期九月二十日。

上海展覽期定十月十日。各地展覽臨時再定。

地址 本會籌備通訊處暫由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時代漫畫社轉。

臨時辦事人員

徵求事項 張光宇 葉淺予

宣傳事項 魯少飛 張正宇

書記事項 王敦慶 黃苗子

出納事項 魯少飛

明星情史集

文筆生動 圖畫美麗 一

明星們從不宣佈的秘密而今盡是公開 讀完本書亦即讀完一部戀愛大觀 夏明曦君經各方之探討與訪問描寫胡蝶金燄王人美高占非高倩蘋張蕓黎灼灼等十二大明星之從幼年起至成名及戀愛結婚之經過婚後生活情形以迄現在止和盤托出凡諸明星軼之開秘事以及從未發表之笑話均詳盡刊載

第一集 九月五日出版

主輯 夏明曦

總代發行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二二二三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漫畫 月刊

第五期 每冊二角

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編輯 上海漫畫社

定書款由上海甯波路大來銀行負責收取

定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國外	三元五角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總代售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號電話九二二一三

SHANGHAI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38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213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封底全頁	封裏全頁	封裏半頁	底封裏全頁	底封裏半頁	普通全頁	普通半頁	普通 ¼ 頁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金鼠牌
THE RAT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THE RAT
之光
煙味好
價錢巧
始終如一
華成煙公司出品

漫畫叢書

以下二種業已出版

光宇諷刺集

第一種

平裝每冊四角

精裝每冊五角

本叢書內容之一版

淺予速寫集

第二種

平裝每冊三角

精裝每冊四角

本叢書內容之一版

總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總經售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二二一三

無敵牌

潔白牙膏

潔白牙膏是現代最進步而合理的口腔清潔劑，去垢非常迅速，而不傷牙磁，性中和而無尖銳擦亮物，雖兒童用之亦極安全，且質量豐富，定價低廉，請試用之

凡購潔白牙膏一支即有可得價值二千元之希望

家庭工業社出品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三〇七號

門市部上海小西門蓬萊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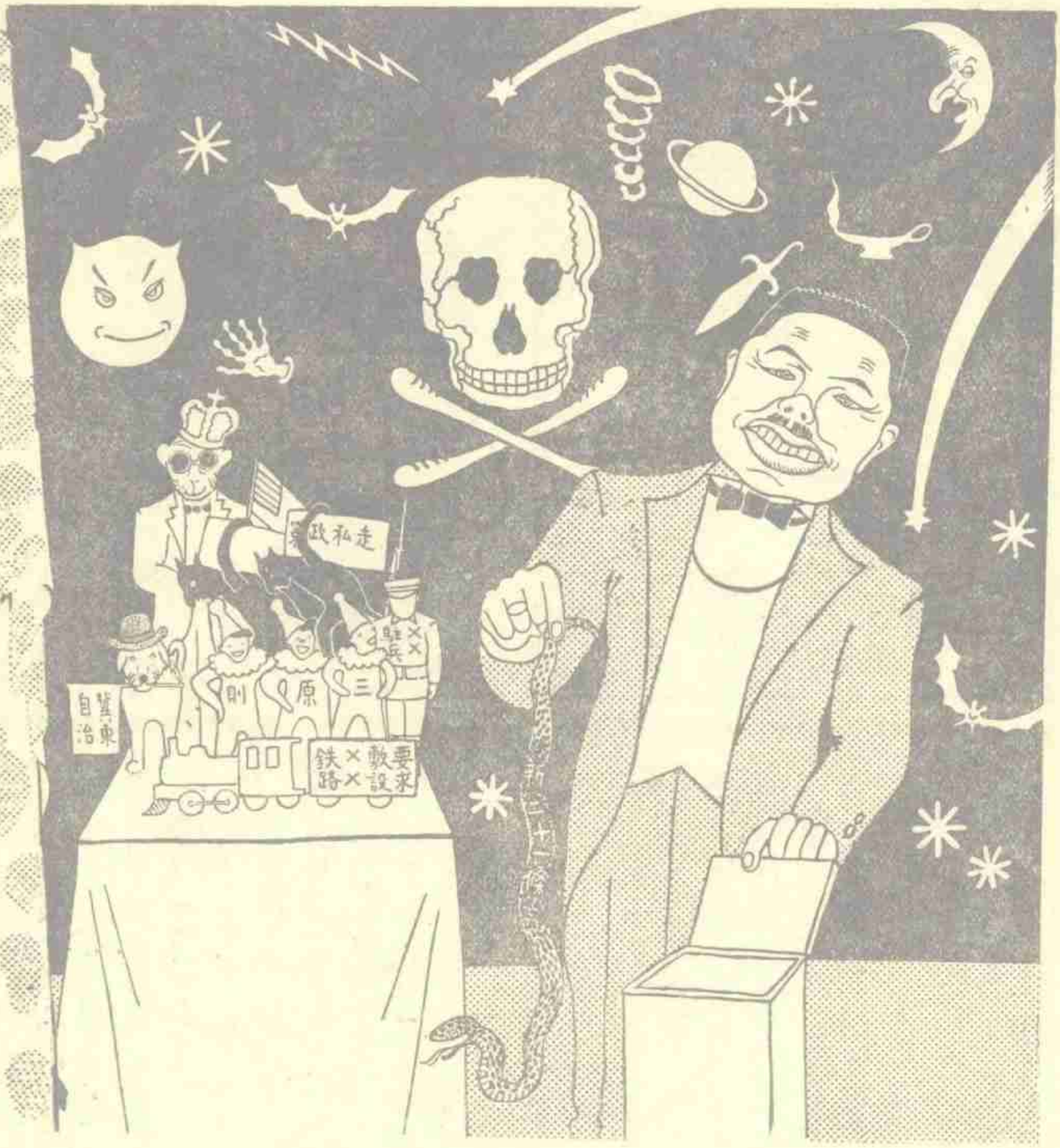
各埠均有出品

上海漫畫 SHANGHAI SKETCH

第五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十日出版

東洋魔術



老紀作

我們也宣言

假如編者硬拉一次皮條，把英國詩人 Tennyson 寫的三行謎語式的韻文：

『今天爲什麼會變明天，
明天又爲什麼會變昨天！
誰能說出一個所以然？』

再把我們中國人的諺語：

『今兒變，明兒變；
黃毛丫頭十八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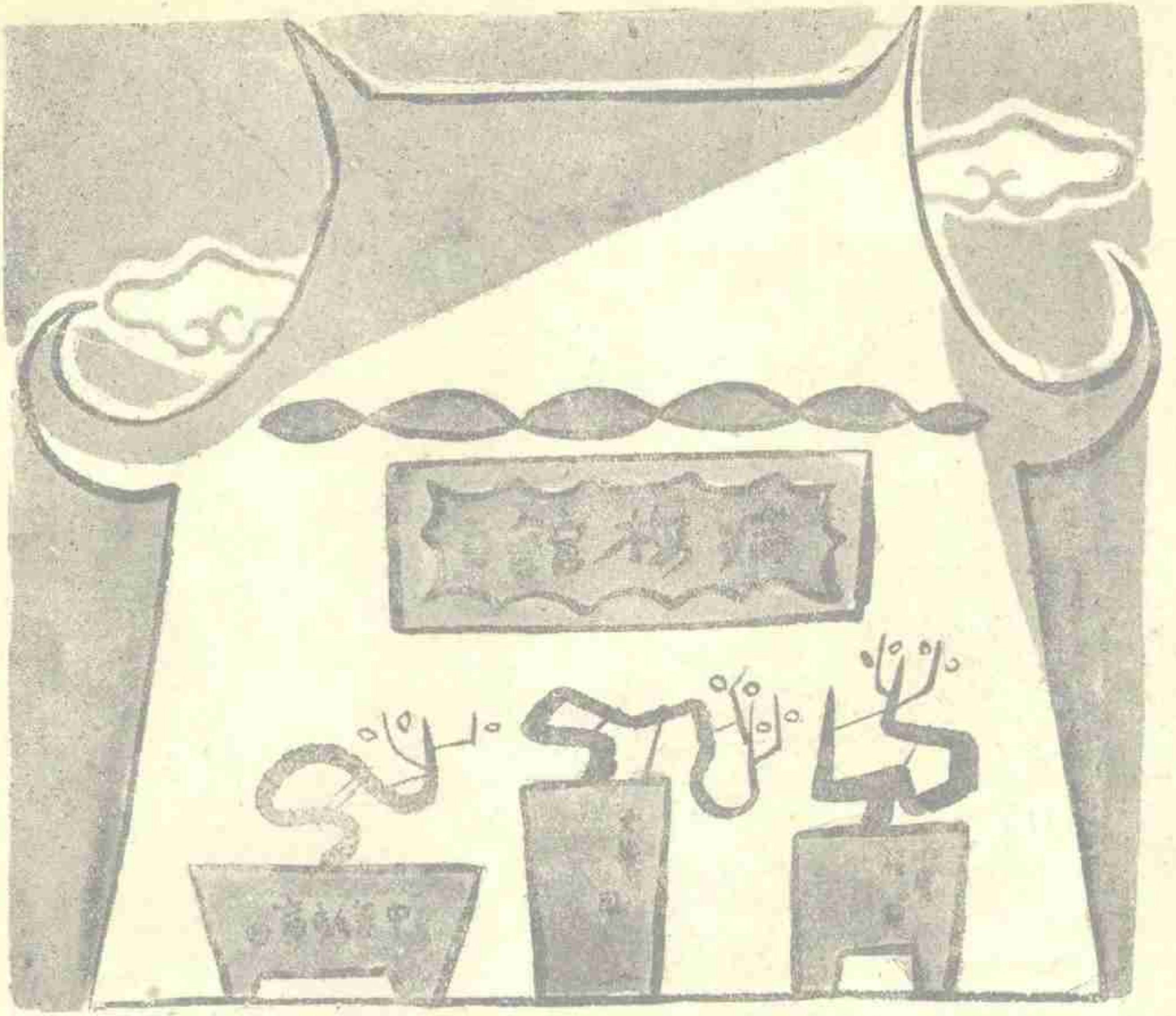
介紹一番，斷個拚頭，讀者諸君這回從荷包裏掏出幡幣兩角的時候，一見這段野鴛鴦式的理論，不消說就要問：

『爲什麼「上海漫畫」不變它一變呢？』

况且在這幾個年頭裏，一般的歪人君子，一方面主張復古，開足一千五百年的倒車；一方面高呼救國却畫一塊又一塊的領土失掉。唯有中國漫畫家和幽默文學家，還有百分之一的良心未死，不甘屈就漢奸所賜予的高爵顯位，却以熱嘲冷笑的武器，吹毛求疵的本領，不管皇帝也好，走狗也嘛啥，祇要有人一做反時代的，反民意的倒行逆施的勾當，立刻就成爲我們幽默的文藝作家左右夾攻，上下縱樺的對象。漫畫雜誌，據社會上頭腦尚未麻醉的人說，的確是近來眞正代表民衆有聲有色的輿論，也是代表中國幽默文藝作家長足進展的喉舌。那麼，時代精神也要本誌變它一變，以達日新月異的目的。

所以今後的本誌祗載諷刺與幽默的文藝作品。他如胖蘋果，瘦香蕉，肉感誘惑的模特兒，則請賜登李金髮主編的『美育雜誌』；摩登狗兒吊摩登傑作的膀子的小說，則請投寄鄭振鐸斧正下的『小說月報』；叫苦連天而又莫明其妙的宏文論著，則請直遞章公炳麟的『甲寅』『制言』等刊物，免得編者一舉手投入字紙簍裏去的麻煩。

本誌一方面希望賜稿諸君多多地寫作有意義的 Nonsense 的東西，一方面也希望愛好這 Nonsense 的社會讀者諸君多買幾本『上海漫畫』看，庶幾不至忘却這個矛盾的 Nonsense 的社會。於是則本誌關門大吉無日，幽默與諷刺一律萬歲。



中國教育圖

廖冰兄作

漫話收音机

■ 據路頤柏林電稱：『中國世運代表，補身有術，每日必喫蛋若干枚。各代表光臨此間未久，已將德國各地的雞蛋，鴨蛋，鵝蛋等，收買一空。』(中名)

■ 報栽：世運會籃球決賽，舒鴻任裁判，便算爲國爭光。反是我們的出席代表團，本中國人禮讓的眞精神，一分也不要，豈不是更爲國爭光了麼？(苦也)

■ 西班牙發生內亂，戰報淆混，大有『公說公勝利，婆說婆勝利』之勢。這固然是雙方的『言論自由』，而其究竟連無所不能的上帝也不易明察，祇有希公特拉和史君丹林肚皮裏曉得。(藥毛)

■ 聯華公司的新聞短片中有金馘，黎莉莉仰泳一段，計二公尺，被中央電影檢查委員剪去，其『理由是恐(女男)觀者引起不良之性感。』這很足以證明我們這種知禮義明廉恥的中國人，的確是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容易發生性育衝動的民族，諸事皆應防患於未然。(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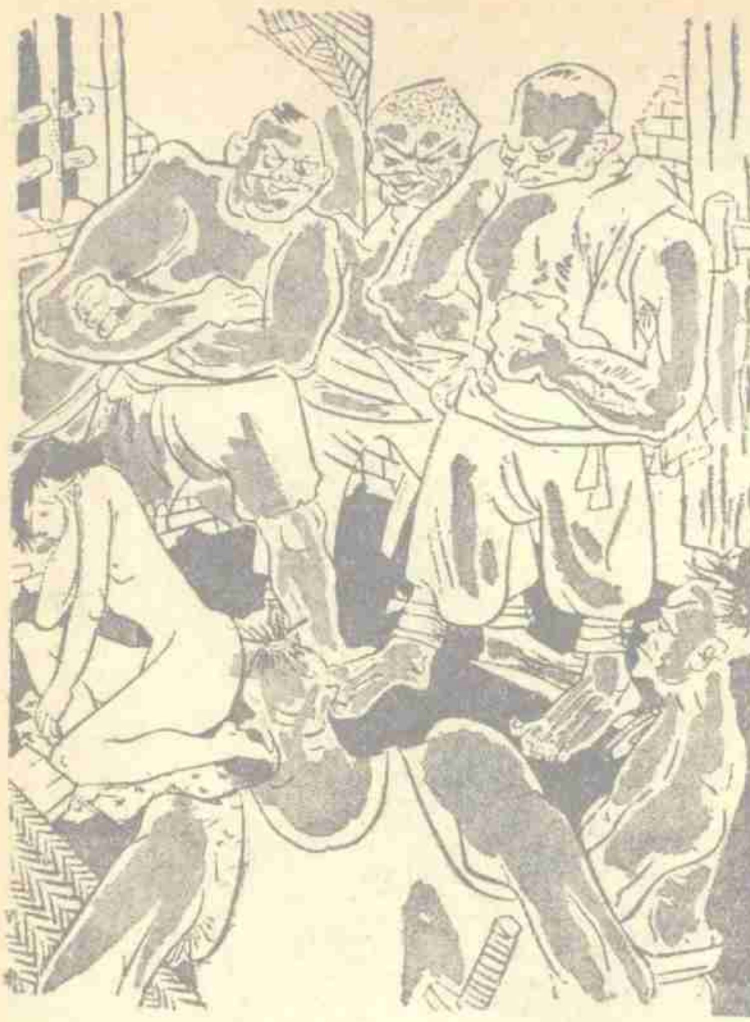
■ 自蚌埠發現大批漢奸化裝乞丐，游民，妓女刺探消息後，所謂中國左翼漫畫作家某某等，已密電『他們的祖國』，囑李維羅夫向我們同種同文而且親善提攜的『友邦』，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俾能維護犧産階級之信譽，而洗前此未有的不白之冤。(國擧)

■ 聽得某某瞎子算命先生說：『汪精衛前在京被刺，能過大難而不死，此人的後福起碼碼做個大總統。』在此豫備步入憲政，辦理選擧聲中，某地某報也發表過同樣豫測的新聞。『汪四』先生畢竟有福相，否則決無如此神羞鬼弄的新聞。(鵲影)

■ 上海北四川路月宮舞廳，擧行浴衣伴舞，冠以『賜燭祝壽』的大前提，雖則內中光怪陸離，外表却也言正名順。明年今日儘該效顰擧行裸體伴舞，不妨利用『鞏固國防最前線』等口號，則事關救亡運動，總有人出面爲文，呈請官廳嘉獎，以資鼓勵。(光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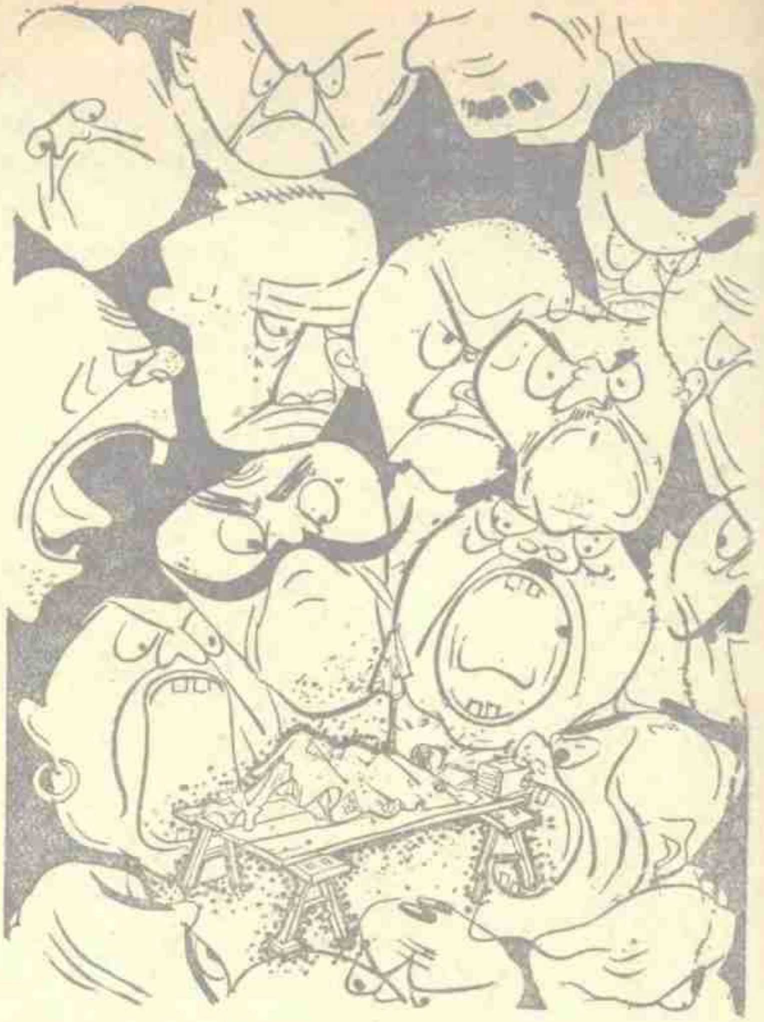
■ 畫家徐悲鴻，前在南甯民國日報上發表『白總司令斷電的書後』中，有一段說：『昨於公園內，聞一入餘歸禮義廉恥，曰：見委員長行「敬」禮，「義」不抗×，捐「廉」購飛機于西南，阿拉不抗×，你抗×，你就是無「恥」。你看不是這樣嗎？吾至南京來，聞之能不痛心，附誌於此。』這總算西南滑稽異動後所餘留的滑稽遺產。(馭廣抄自南京朝報副刊)

■ 綏遠的警報傳來，一般漢奸及不正動



虎狼口中之物　陳浩雄作

（中國之地位亦如此，能免於辱，難矣！）



弱小者的恐怖　陳浩雄作

份子，又故作大驚小怪的宣傳，爲虎作倀，殊屬痛心之至。至於我們眞正的愛國份子，却很鎭靜地住在洋人租界裏似乎國難全消：飲酒賦詩，讀經念佛；玩玩姨太太，跳跳交際舞；打套嗚呼大吉之拳，喫點消痰化氣之藥。管他媽的，危局自能安如磐石，還不消說，上帝總會哀憐我們。（必芹）

■ 日本人都以爲中國人個個『頂愛的是錢，最怕的是死。』可是最近中國留日男生甘雨沛，因三角戀愛的關係，殺死女生劉藝丹和岳劍平以後，復又自刎，據說大大地引起我們芳隣人士的驚異，頓改他們一向錯誤的觀察，實在『爲國爭光。』如此說來，我們的留日學生很可以少研究自己專攻的學術，多釀成幾件桃色的慘案，則國似乎可以救矣。（翰舟）

■ 南京朝報說：『上海法院審日水兵案，嫌疑不足的葉海生供稱，他在捕房的供詞，是「打一棍寫一句」的供詞。』據傳海派文人已將此項供詞搜集起來，加以標點註釋，定名曰『棒打文學』，這是『國防文學』誕生後，中國人的另一新發明。（莎飛）

■ 顧維鈞，俞鴻鈞等的母校——聖約翰大學的兩位同學，因爭蠅脚一條，便打死廚司一名，特此報道。（陳娥）

■ 美國有男女學生十七名，組織一個『無錢旅行團。』他們腰間不帶分文，居然來到我們的上海。美國雖則是以富聞於天下的，可是民性幽默，所以也就讓他們的青年滑天下之大稽。若在別個義禮之邦，這種組織必遭禁止，緣於如此的團體是有傷國格和易爲共黨利用的一回事。（錢迂）

■ 在天津還魂中國人的領土上，日領館僱用中國探目，原是一種實行親善提攜的手段。不幸該探目張德福如此這般一來，又被市府的衞隊誤斃。當然與我們極其友愛的日本人，要爲張公德福設喪葬委員會，不消說在大出喪那天，還要邀請中國友邦人士去參觀。於是筆者想到：專愛死後哀榮的中國人，都到天津去做漢奸吧！（由晉）

■ 在此國難聲中，我們最能銘感肺腑的兩件臥薪嘗膽的事情，就是（一）杭州市府規定妓女穿制服，（二）上海不許小學女教員塗脂抹粉和燙頭髮。（端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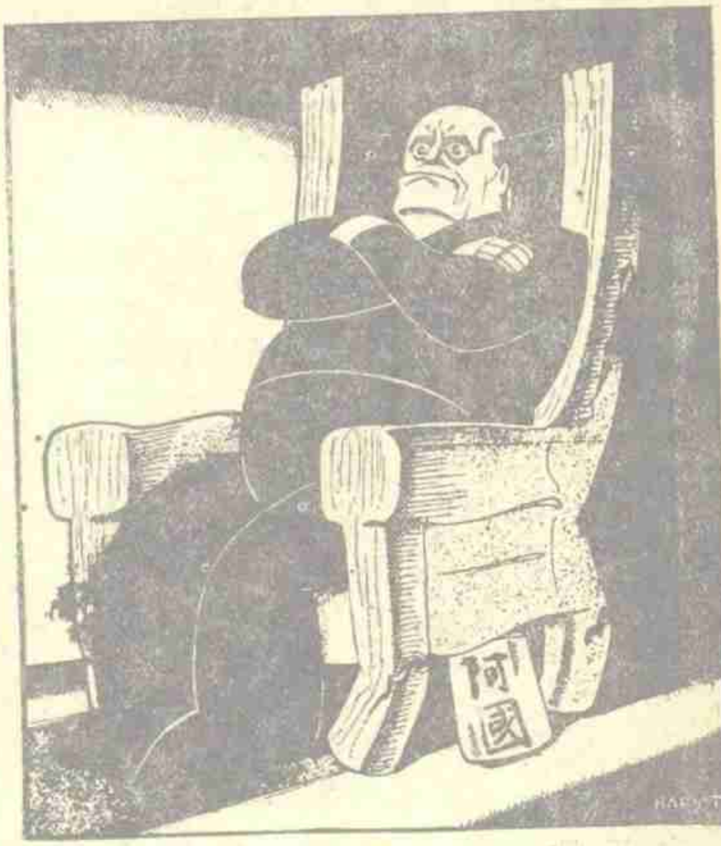
■ 蕭伯納與『聖處女們交合』以後，又豫備和『聖處女們決鬥』，拚老命，我們以爲蕭老頭兒太不幽默了。（大壬）

■ 據南京某報載：最近湘垣盛傳唐某某氏已攜標準美人徐來抵長沙，即將赴衡山舉行結婚禮。並傳第一號標準丈夫黎錦暉亦趕到湖南，但不知是否去喝幾杯喜酒。（永保）

■ 冀察考試大學生時，宋哲元往巡視，各生竭至心靈，全體肅立致敬，宋大悅，即手諭均錄取。此僅爲大學教育破產的一個例證。（多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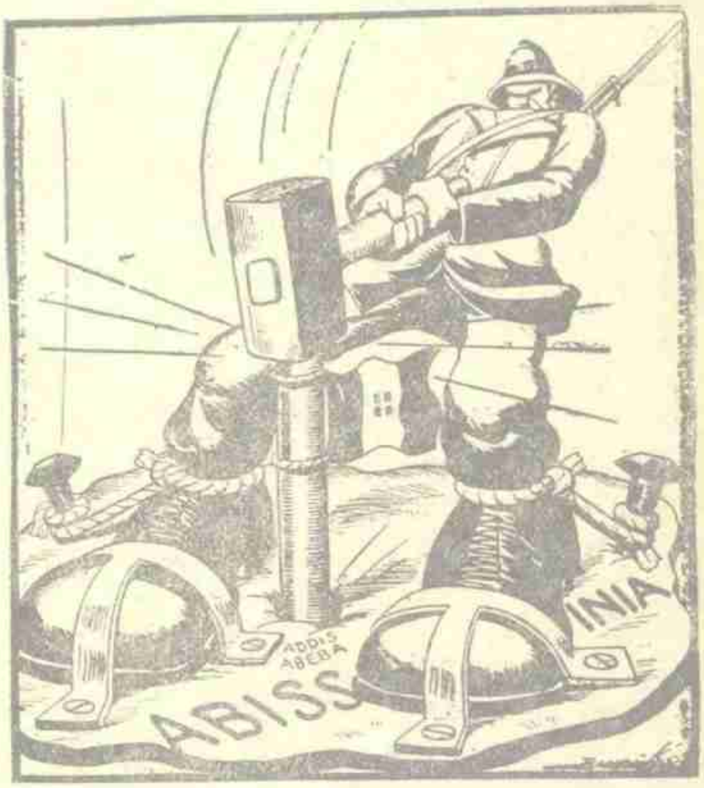
如此容易解決的意阿問題！

阿比西利亞的新皇帝



戰勝者的尊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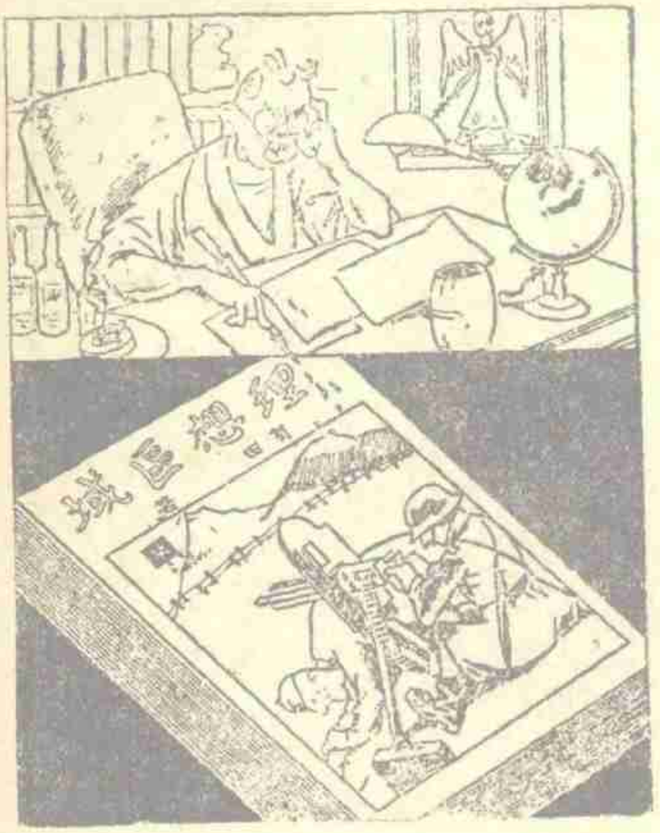
各有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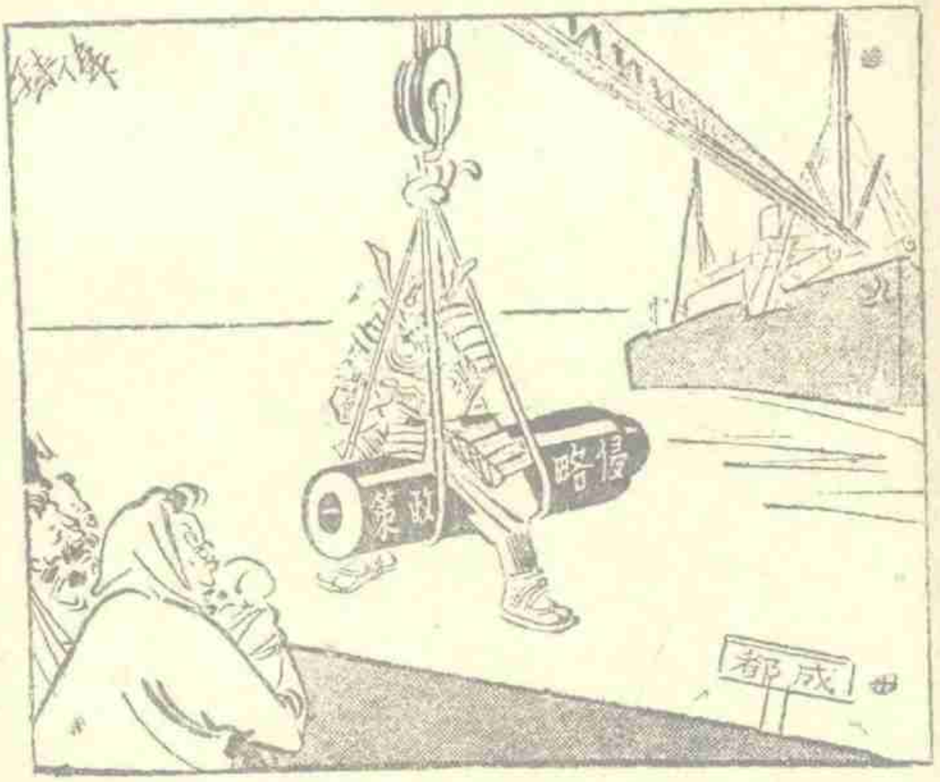
阿比西利亞於是就算意大利的了

野蠻的阿比西利人終於被文明的意大利人克服了，他們的國土不消說也變色了，無所不能的國聯當然無能爲力了，列強所謂的空頭經濟制裁於是乎取消了，結果法西斯蒂主義了不得了；完了，算了！不過反法西斯蒂主義的友邦中的漫畫家之羣，畢竟畫出公道畫來了，我們仔細一看一切都會明白了。完了，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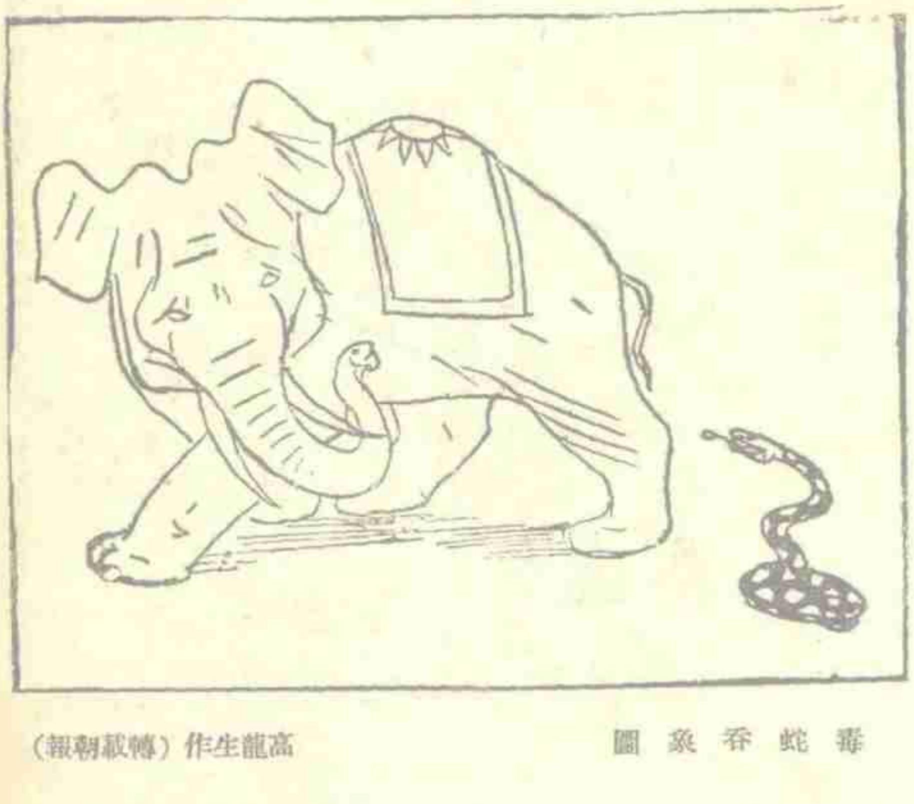
眞是莫明其妙的中日糾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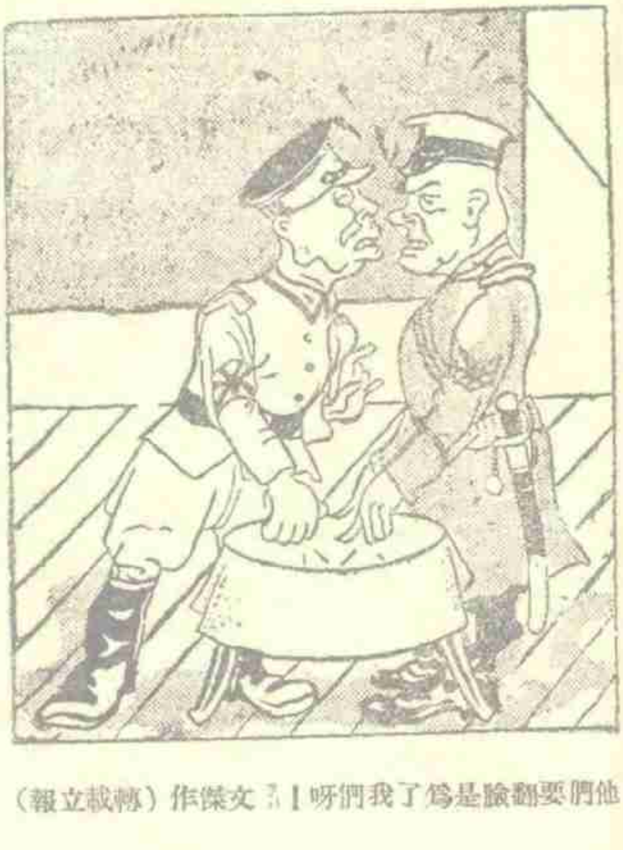
有田的新著作　魯少飛作（轉載申報週刊）



發揚武士道精神　特偉作（轉載大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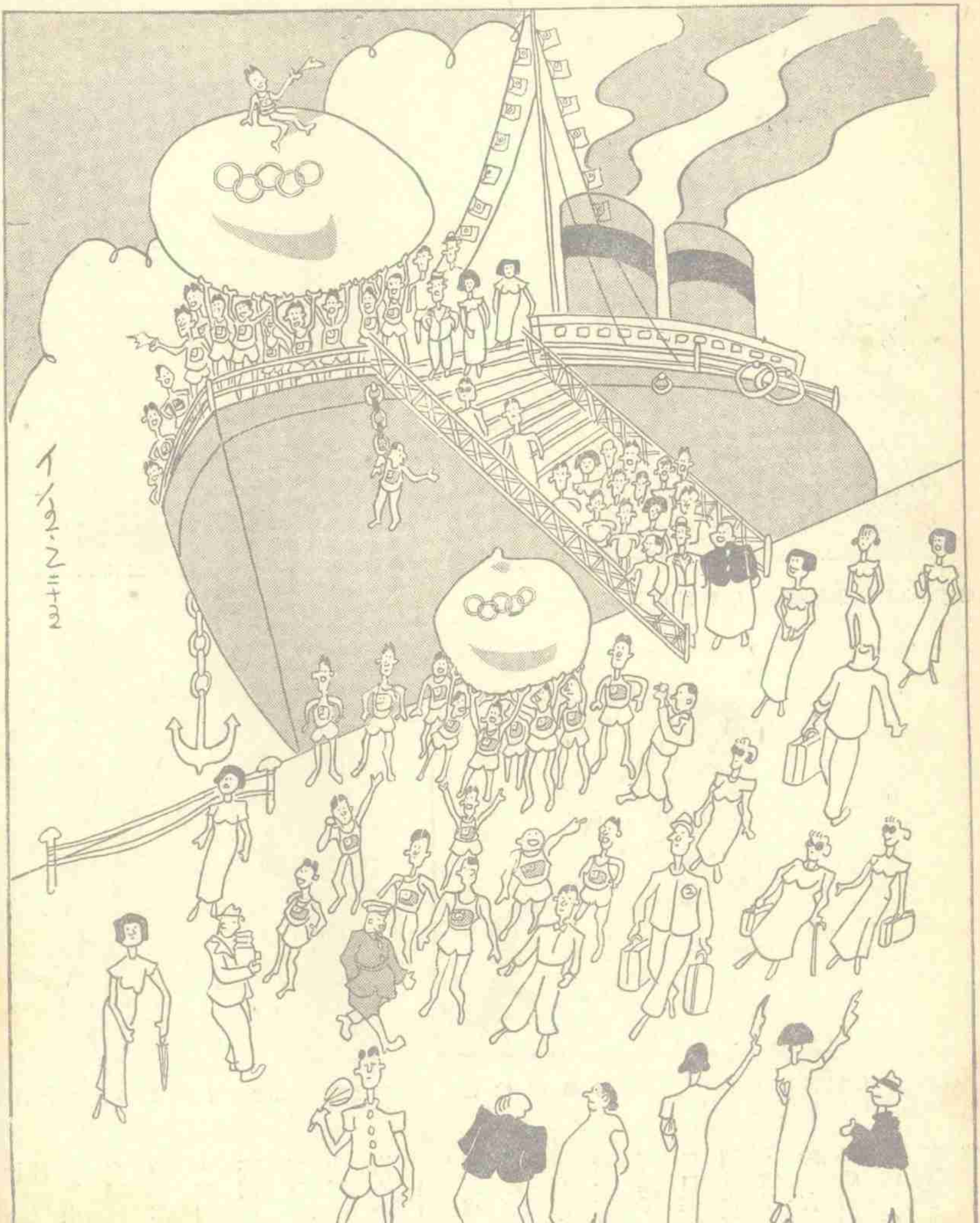
毒蛇吞象圖　高龍生作（轉載朝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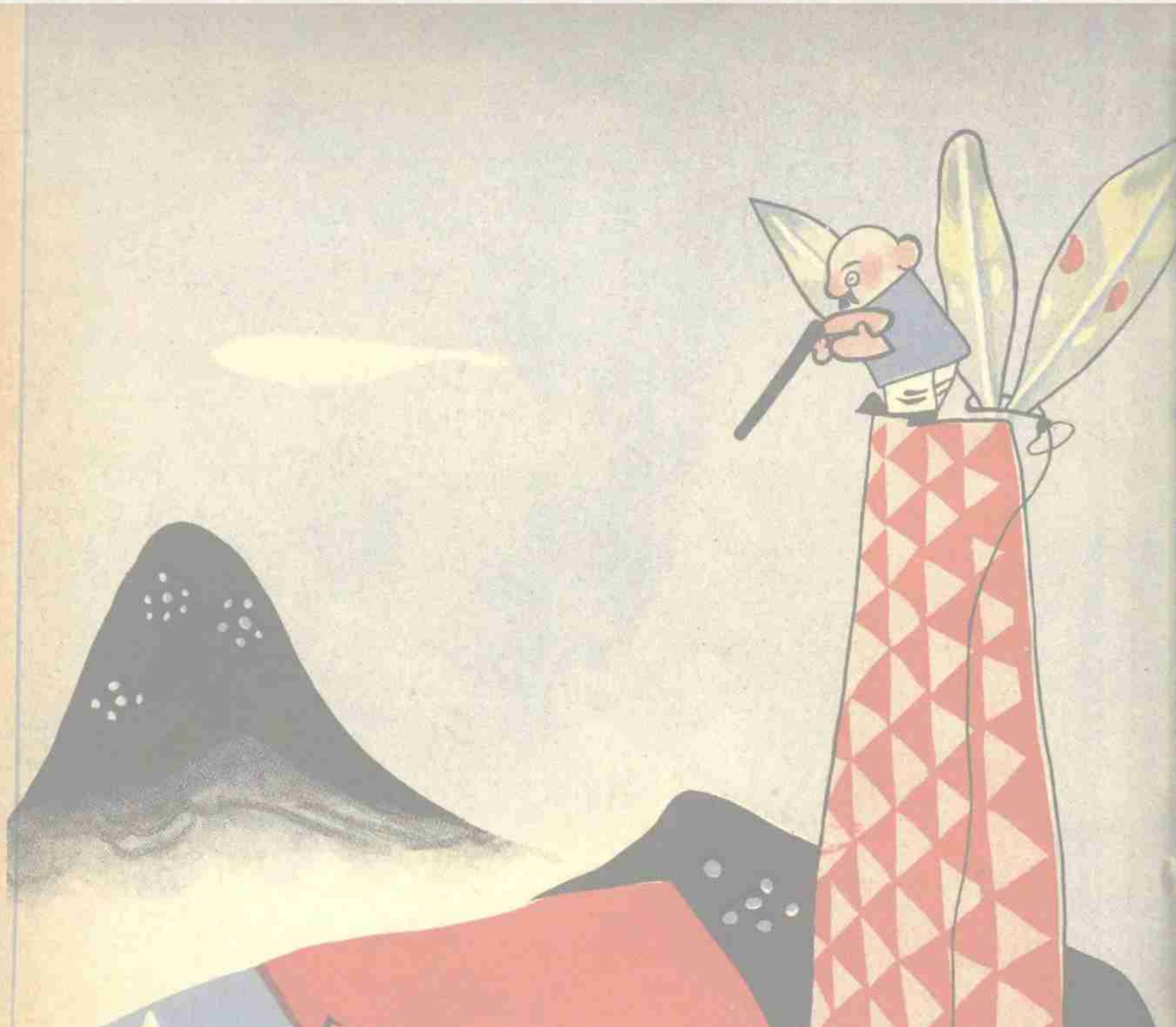
他們要翻臉是爲了我們呀！——文傑作（轉載立報）

同樣地中華民國的領土被我們同文同種相親相愛的友邦提攜去了，我們整個的經濟制度也被人破壞了，所謂親善的原則與親善的條件一五又一十地提出來了，健忘而專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中國人，居然會知道主張公道的國聯不可靠了，於是乎口口聲聲說要救國救亡了；完了，算了！我們何時纔會做阿比西利亞那樣苦鬥的好漢，此刻尚不甚了了。完了，算了！

中國世運選手爭光歸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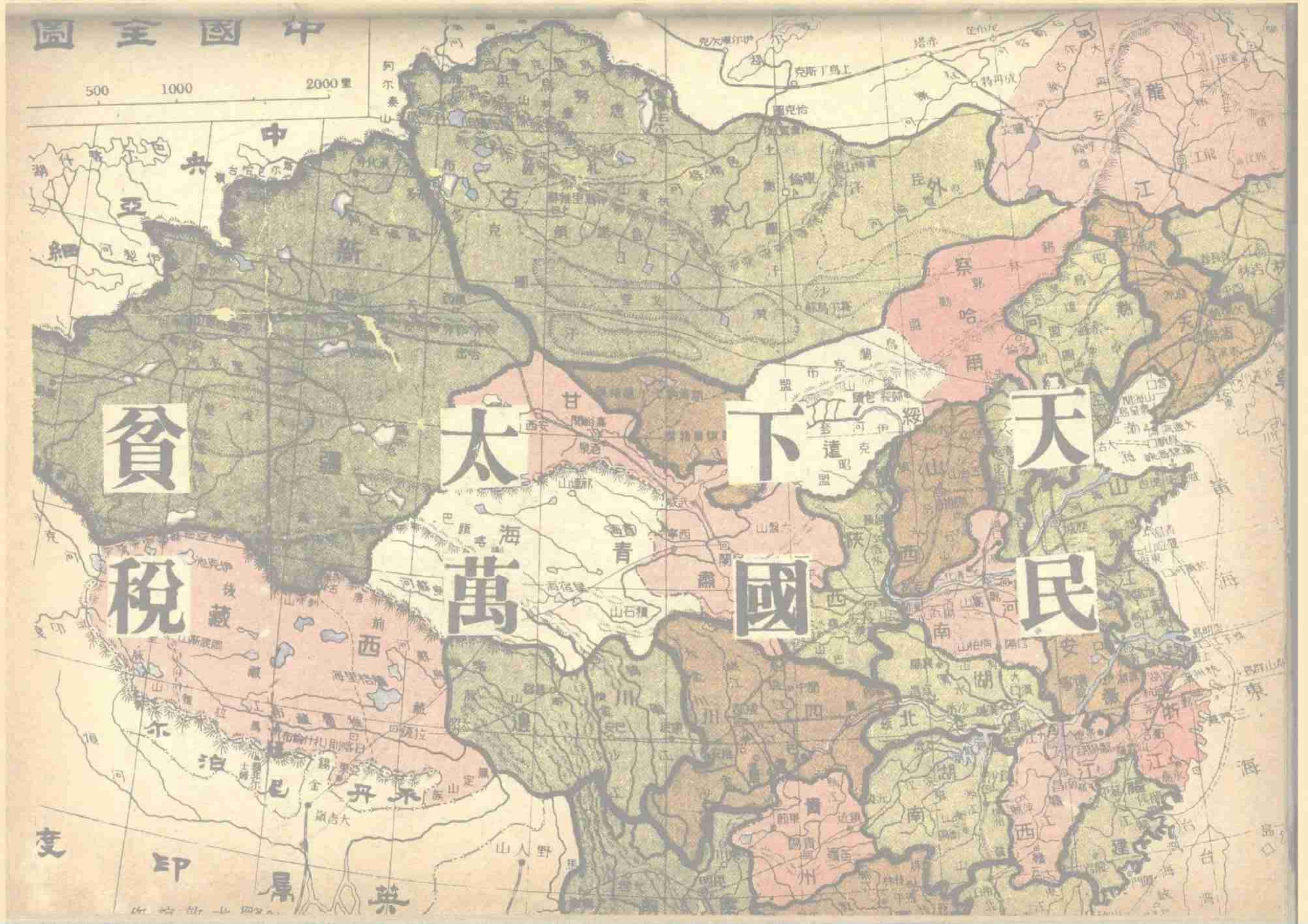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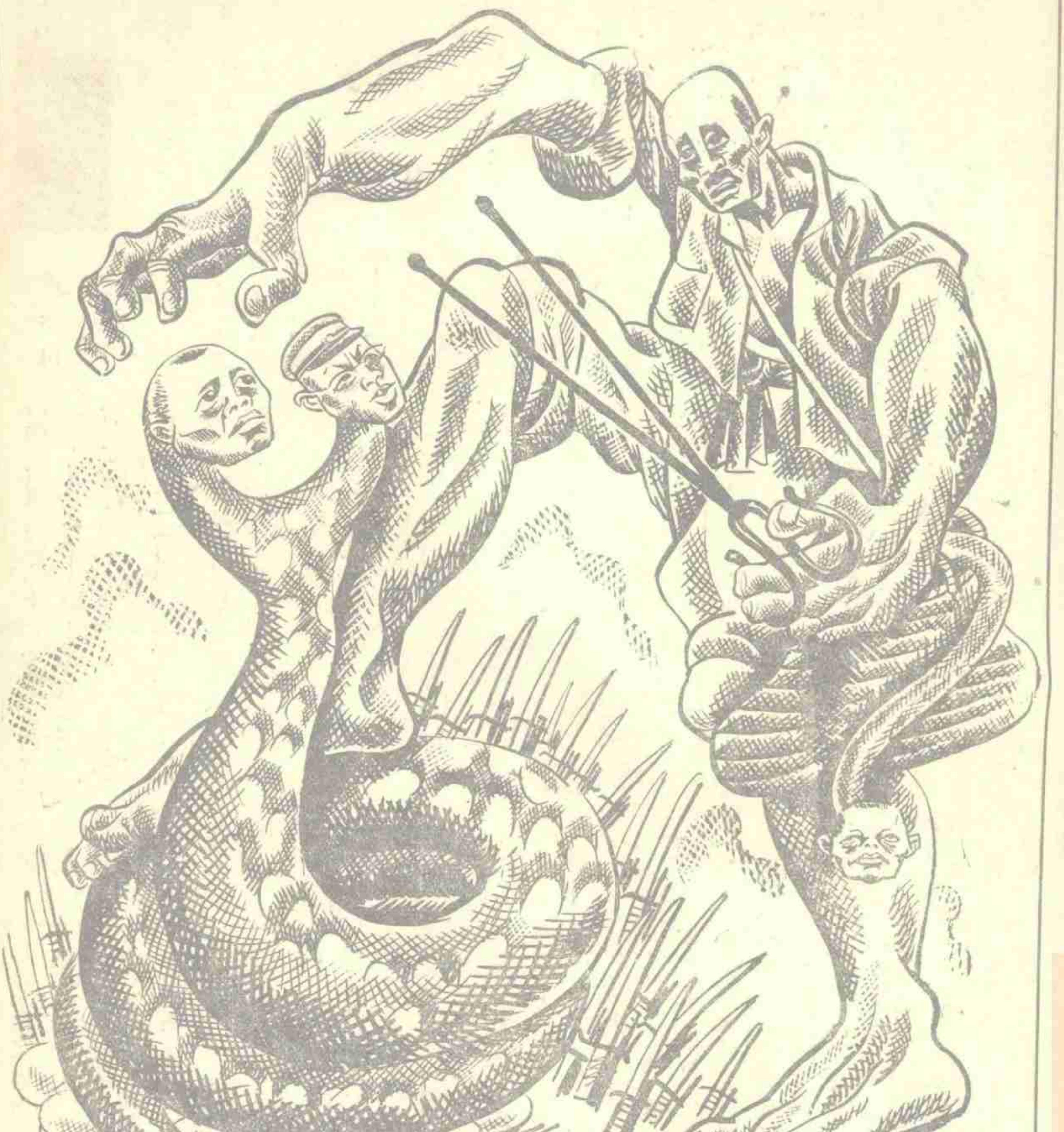
黃任之作



有機可乘

陸振聲作


中國全圖
500
1000
2000里
天下太貧
民國萬稅
中
央
亞
細
新
疆
蒙
古
外
察
哈
爾
綏
遠
甘
青
海
西
藏
四
川
雲
貴
州
陝
西
山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安
江
浙
福
建
廣
東
黃
海
東
海
英
屬
印
度
龍
江



張正宇作

觀捕蛇者有感

閒人閒話

諸濤山

古董與古書之區分

此次『我的朋友』的朋友Dr. 語堂林大師，偕其夫人及女公子等，乘伍連德爲他們專備的『伍員』號火輪船出洋，本埠洋名人前往歡送者，有工部局總辦Tso g Sze，美國商務參贊An Teh-ly，紐約講壇報King Vi-tco，美國合衆通信社 Mar Lee-sze，密勒氏評論報Poa Weel等，眞可謂盛極一時。

當時某報新從蘇州禮聘而來的糊塗記者也登輪訪問大師。他首先第一便談到：

『林掌櫃此次榮任中華古董公司駐美總理，努力推銷我們老祖宗的國貨，餐風飲露，遠渡重洋，實在功高勞苦，做記者特來代表敝報同人致敬。』

大師一聽，便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似的，連半分幽默意識都毫無地答道：

『No! No! No! 非也！非也！非也！鄙人今番到 The States 去，祗打算把我年來翻譯的幾部古書，如『幽夢影』，『浮生七記』，『The Complete Col-cetion of 袁中郎』等，賣給彼邦之出版界。若說我辦賣骨董，想係趙巨人造謠中傷，眞要使我發出會心的一笑，幸貴報代一闢之。』

『不過我們家鄉的古董店，間或也出售古書。況且古董與古書同一古物也，先生本復古精神，把中國的古文明傳播到金元帝國裏去，使之發揚光大，祗就這一點而論，本報也該向先生表示敬意的。』

『骨董畢竟與古書有區分…………』林大師剛講到這裏，便聽得上海百有分的交際官Mr. Mor-tong- guy『哈囉！哈囉！多克他林』之聲。而把話頭打斷了。

東三省往何處去了？

日昨有阿拉同鄉朋友，不遠萬里而從外洋來書垂詢云：

幽默大師出國前留影

諸濤山仁兄大人閣下先生大人同志老闆賜覽：

敬稟者，來信無別，東三省究竟在地球儀的東邊或西邊？是否唐朝時中國西南部的一個古國？據『瑪珂保羅旅行劄記』載：『「東三省」亦名「鰻鱥國」在「西拉國」的東北部，分三區，人民皆有豚尾，喜食一種特別補人的蘿菔。』此種文獻是否確切可靠？從我國古書，如『百家姓』，『胡適文存』，『性史』，『西廂記』等龐大的典籍中，能否獲得相當的參考材料？務請函丈大人在 貴國內代爲尋覓，緣於鄙人現在利太義從名教授瑪加龍理（即空心粉先生）研究世界侵略史，已有一星期之久，獲益不少，現擬以『東三省』爲博士論文題材故耳。倘荷 慨諾，非特鄙人於兩星期內學成歸國後，即乘自備飛機踵 府拜謝，就是家父在地之靈，也不勝雀躍之至。此請，順頌

爐安！

弟胡成器稽衽

公曆二十五年六月十號自落馬湖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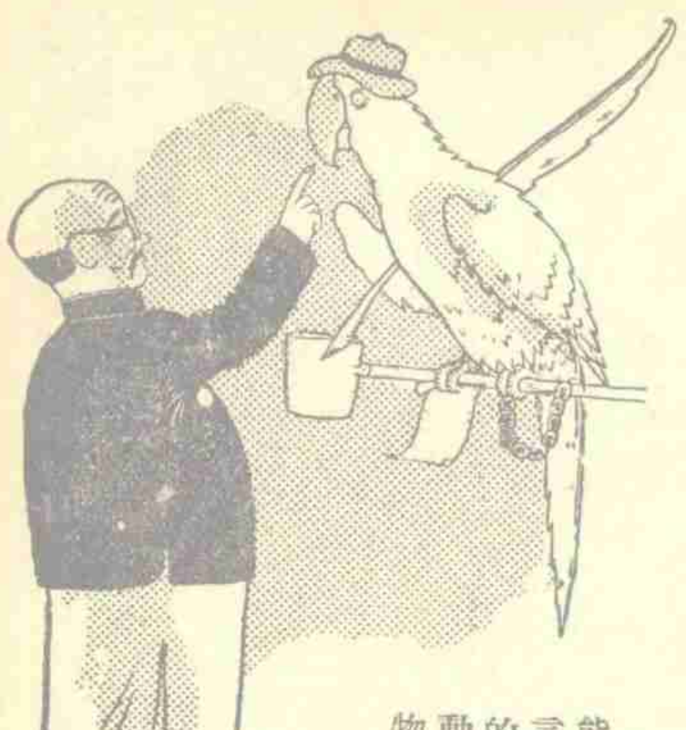
查該胡成器博士，原係我們家鄉的破靴黨同志胡徒重兄的唯一公子，又是我的小犬的同窗。這小孩子雖然胸無點墨，素來輕舉忘動，不過我和他非特誼屬同鄉，而且兩代知交，總是本中國人馬馬虎虎之精神，稱他少年老成，譽爲可造之才。此外他的確是極聰明的人，不然我的小犬剛進初中肄業，他怎樣就會獲得博士學位呢？而且他自幼多奸多詐，不消說是一個很忠順的漢奸的胚子。將來他爲國爭光，是未可逆料的事情。照例他很誠懇地來信，我理應爲他找些東三省的史料，無如我也健忘，記不起在那本古書有這種的紀載。後來轉託梅蘭芳文學博士及女文豪王瑩孃等代爲設法，也沒有回音。雖則胡成器現已學成博士歸來，但我將此信擱置起來，始終未覆，實在有非忠厚長者中庸之道。這是我踏入棺材板內都要引以爲遺憾的事情。

抄襲與通緝

在文藝界中，朋友擔任編輯，送雜誌或日報給你閱讀，其目的是要你代做活動廣告；稍爲評論一下，

捧他一捧；並希望你於心血來潮之時，寫點文稿，畫張漫畫寄去。有人說這一切都是『生意眼』，不過我以為送刊物給你看的人，畢竟是看得起你。

譬如我的『朋友的友』的朋友『包天笑』的公郎『包天笑』君，和編輯圖畫雜誌最沒有經驗的張大任，口頭上豈祗說一次要送他們的刊物給我看，以廣見聞而開茅塞。結果我們老闆娘已經養了兒子，還不送來。因為幾毛錢一月或一期的事情，雖厚皮如我諸濤山，也不便造謠生事，假借『郵局未曾遞來』等喪天滅理的語句寫信去索取。有時弄得不巧，朋友還要說：『諸濤山那傢伙不設想，不懂出版經濟學。』如此情形又並不是他們和我交情不夠，其實是那些白看刊物的『文藝家』，稍皆抄襲大王，害了我。他們因抄襲你的文章，翻印你的漫畫，過於手忙足亂了；所以忘記寫『轉載何處』『著者何人』等字樣，於是編輯告訴老闆，老闆便喟然而嘆曰：『世風每況愈下，則人多目無法紀，這還了得！』老闆雖然集有若干年之經驗，剝削作家無微不至；可是對於抄襲家則無法可想，又不能呈請官廳通緝他們。就是要通緝也無用。



能言的動物

養鸚鵡的人說：「我叫你說那樣你就說那樣？」

老紀作

說起通緝無用，我忽然想到小洛龍生，淺予三兄每日送給我的『朝報』。我記得七月二十五那天，該報的『副刊』上，會有木吾君寫的『通緝？』一文，倒也是閑人閑話的資料。現在不妨沐手焚香，泚筆濡墨，恭抄於後：

搜捕曰緝，字之今義，非古義也。(不假考其義，始於何時。）通令全國，或通報世界，搜捕罪犯，則曰「通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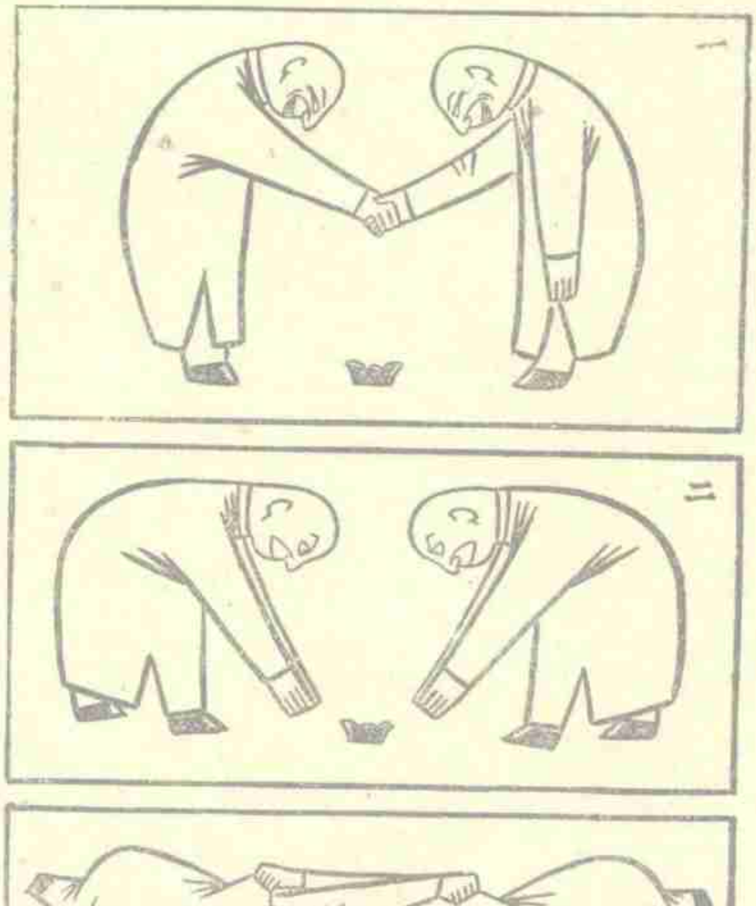
我國之下「通緝令」者，通緝某某，通緝某某者，不知凡幾。但「言猶在耳」，「令猶在案」，不計其若干月日後。卻又令曰：「取消某某通緝令」。不日則又「任某某為某某職」。

矛盾耶？滑稽耶？何其反復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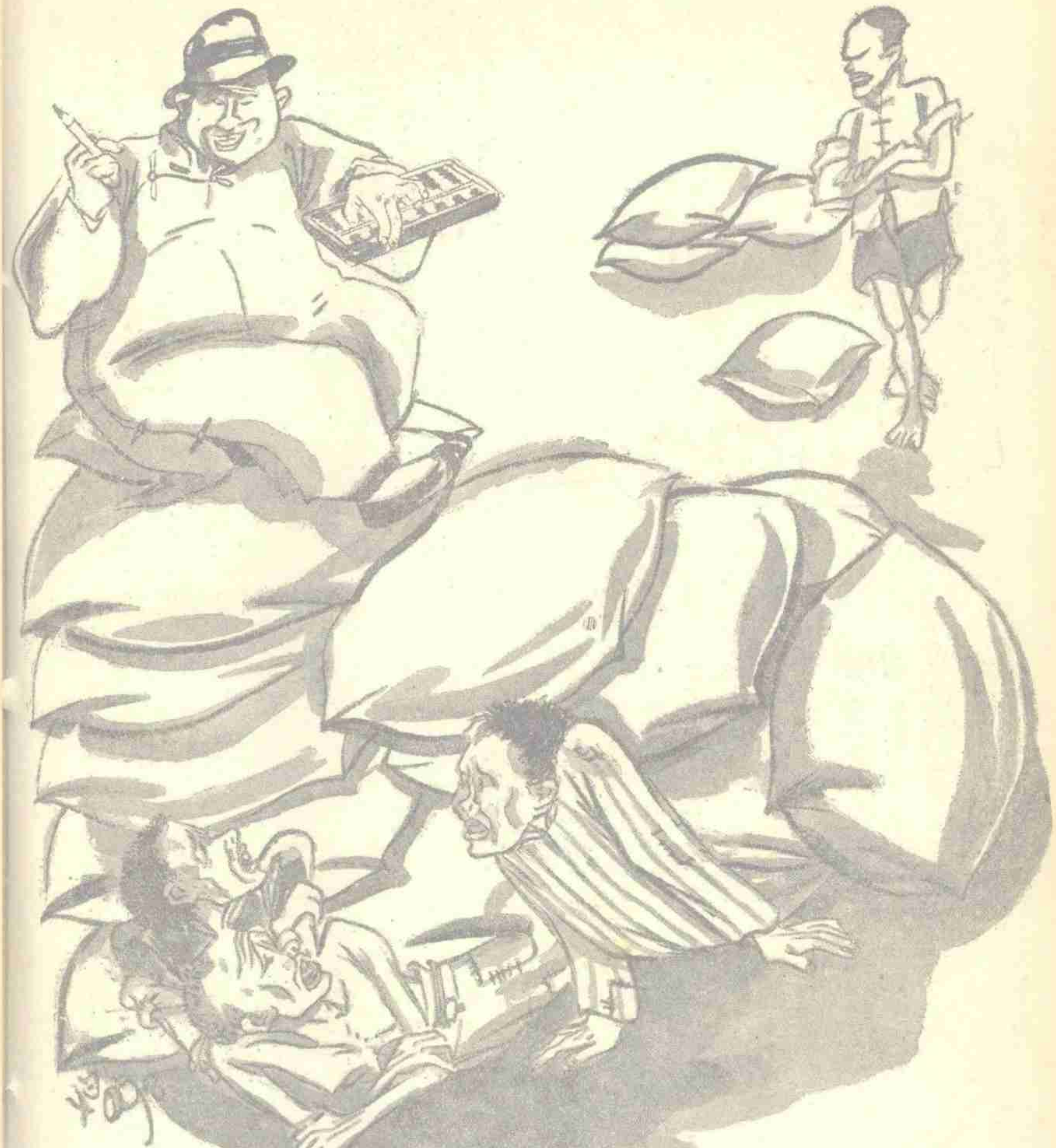
曰：否！否！通者，通融也：緝者，毛詩鄭箋云，「續也」。事照「通融」辦理，不妨「繼續」從政，此之謂「通緝」，古之義也。

我想，像我這樣抄襲的人，非特『朝報』同人不顧通緝我，而且還要世世無盡地許我抄襲，送我看白報吧！

・　・　・



利之所在　　唐榮愷作



經濟家：『還可以給他們負擔一點！』

陳少白作

陰國通

林豪

風早
麥倍發先生收
陰國，斯脫哉寄

一陣風來，突然在窗子外飛進封厚而且重的信，正在 Desk 上工作的麥倍發先生，却給嚇了一跳，順手拿來一瞧，他不禁仰天打了個哈哈：

「我當是誰：原來是老斯的 Letter。」

於是他把剪刀將它剪開，裏面就有一張信箋飄出：另外的，是一疊厚厚的稿紙，信寫道：

「倍發老兄陽鑒：弟自分袂以來，忽忽十年，弟在此間仍幹文字生涯，而此間笑話甚夥，故所以製成最近報告文學一篇，性質為劇本成分，務請我兄一譯，在貴地刊物發表，如蒙俯諸，弟則感恩『再世』矣。」

斯脫哉作

時間：最摩登的時代。　地點：陰國，夏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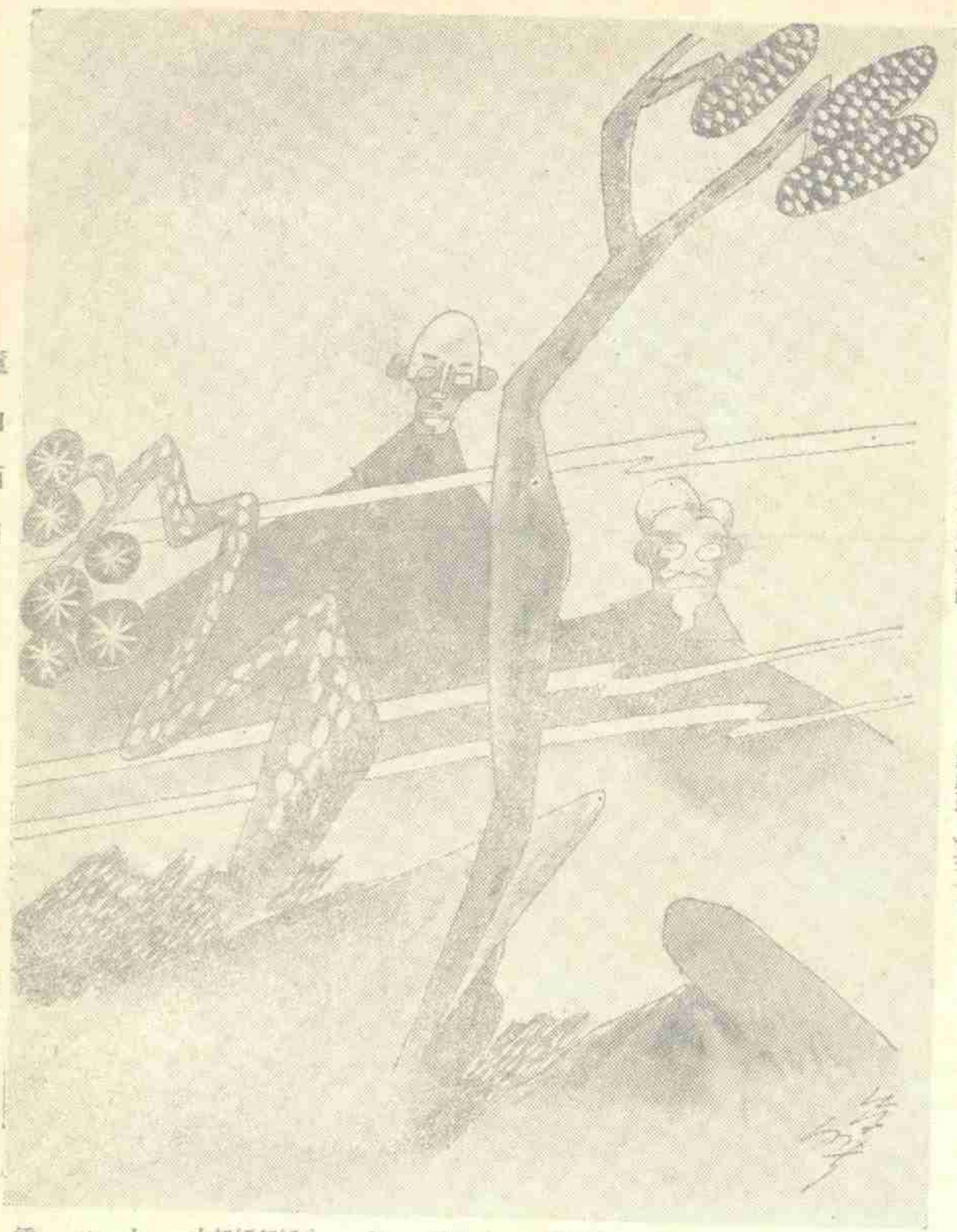
人物：鍾進士，大頭鬼，小頭鬼，鴉片鬼，矮鬼，夜叉鬼。太陽菩薩。

—幕—

（開幕時：鍾進士正坐在夏卜城外的一隻小椅子上打瞌睡，城門大陽，鴉片鬼和矮鬼伺上。）

鴉片鬼：（輕輕地）喂！矮兄，我這裏是熟門熟路的：你且不要亂跑，讓我先去探聽探聽再說。

矮鬼：（點點頭。）是了。



廬山面目　陳涓隱作

鴉片鬼：（鴉片鬼賊頭賊腦地走進城去，片刻又回出。）他媽的，城裏的人要不是死光了？怎的一個都不見，咱們快回去，把貨色車來罷！

矮鬼：着呀！怕他們幹嗎？如果他們嚕哩嚕嗦的話，老實給他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咬我老子的鳥來？

（鴉片鬼和矮鬼相攜，蹤蹤跳跳唱着「火山歌」而進。這時，台上靜悄悄的一片，祇有那鍾進士的眠聲，不住在鼻子裏哼哼哈哈地響着。猛可地伸了伸懶腰，却重又把腦袋伏在椅背上睡了起來。

一等會兒，車聲隆隆自遠處而近。大頭鬼、小頭鬼，夜叉鬼等都隨着鴉片鬼和矮鬼兩個兒坐在車上的貨色高頭上場。車停了，他們全部跳下車來。）

小頭鬼：鴉片鬼，你且再到城裏去瞧瞧，有沒有人？

鴉片鬼：是！（嚼望而進城。）

大頭鬼：你瞧：這混蛋是那樣好睡，奶奶的，誰找着他來看城門，就該他十八代的霉！

小頭鬼：（雙手托在腰，把一個小尋像瓜子那樣的臉運擋強地扮着笑臉，顯然是十二分的不自然。）哼！懶豬呀！談它作甚？

夜叉鬼：看他醒來敢怎樣，他媽的，老子的拳頭又可以顯顯威風了。

鴉片鬼：（大頭鬼，小頭鬼，等都仰天大笑。鴉片鬼上。）鬼都找不出一個！

鍾進士：（笑聲把鍾進士驚醒了。）

鍾進士：（遙遙地朦朧地）喂喂！你們幹麼的，大聲大氣的，把你老子都驚醒了。（小頭鬼哈哈大笑指了車上的貨色）

鍾進士：（才惘然裏擠出一個大悟來。）呵呵！那麼，你們是為了這個嗎？……可是，派司，派司你們有嗎？

小頭鬼：沒有！（冷冷的把腦袋搖了搖。）

鍾進士：（抓抓頭皮。）那，那就不能通行呀！

大頭鬼：我們可以通融通融罷

鍾進士：（突然計上心來）那麼，有什麼條件呢？

（矮鬼笑嘻嘻地把手撫着鴉片鬼的背脊說：）「這老不死的，又在轉『那個』念頭了，正是夢裏想屁吃。」

小頭鬼：（大聲的）無條件的讓我們過去。

鍾進士：（大笑似地。）呵呵呵呵！

鴉片鬼：這人有「雪斯識利亞」的毛病罷！（譏笑地。）

（這時，太陽菩薩緩緩的在台上的佈景中影現出來，散着光芒。）

鍾進士：救星來了！（向太陽：）太陽菩薩，這裏有許多私貨，一定要無條件的過去，我想你老是正大光明的，他們全是你的伙計，你應該替我們說一句公道話才是。

太陽菩薩：我可管不了他們的「自由」！

矮鬼：（走上來把鍾進士推了一把。）你預備怎樣？

鍾進士：（忽然理直氣壯起來。）不准放行！

矮鬼：眞的不放行？

鍾進士：誰和你開玩？

太陽菩薩：老鍾，我勸你答應了他們罷，免得皮肉受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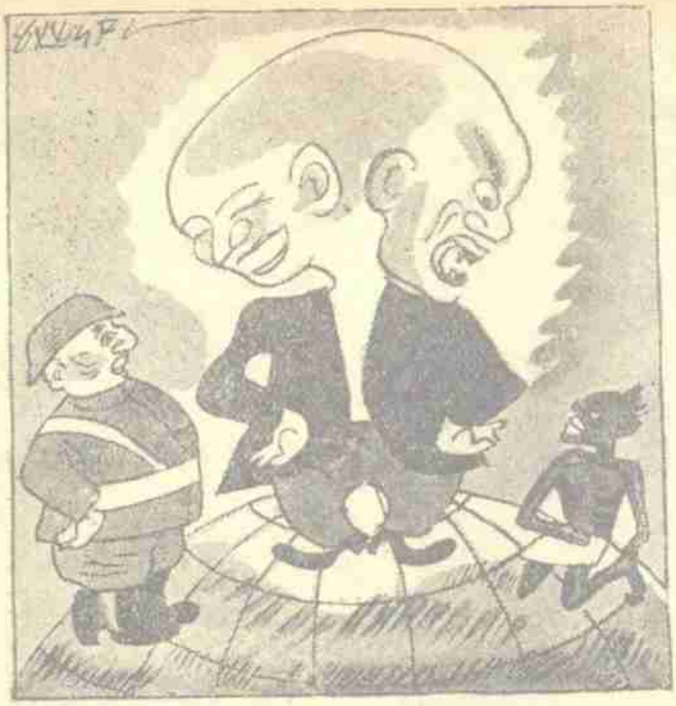
（鍾進士一看那個夜叉鬼的窮兇極惡的樣子，心中早軟了一半。）

大頭鬼：問他媽的×，咱們開過去就完事啦！誰有空和他瞎纏三官經！

小頭鬼：準定走！（一聲令下，衆鬼紛紛爬上車身，PH的一聲，早已進城去了。台上散着「亂司令」的臭氣，這時，太陽菩薩也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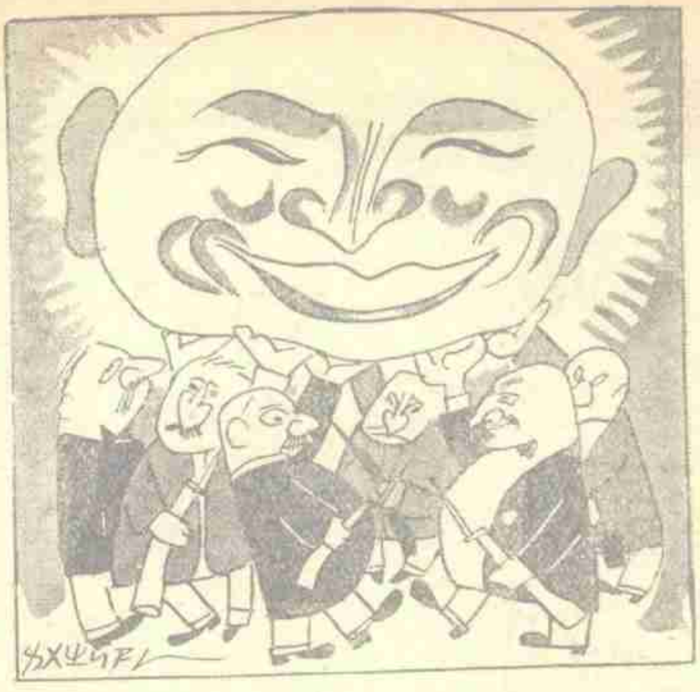
鍾進士：唉！（沒辦法地重又倚在椅上，索性熟睡起來，鼻眠聲更響。）

—幕急閉—



國聯造像

陸振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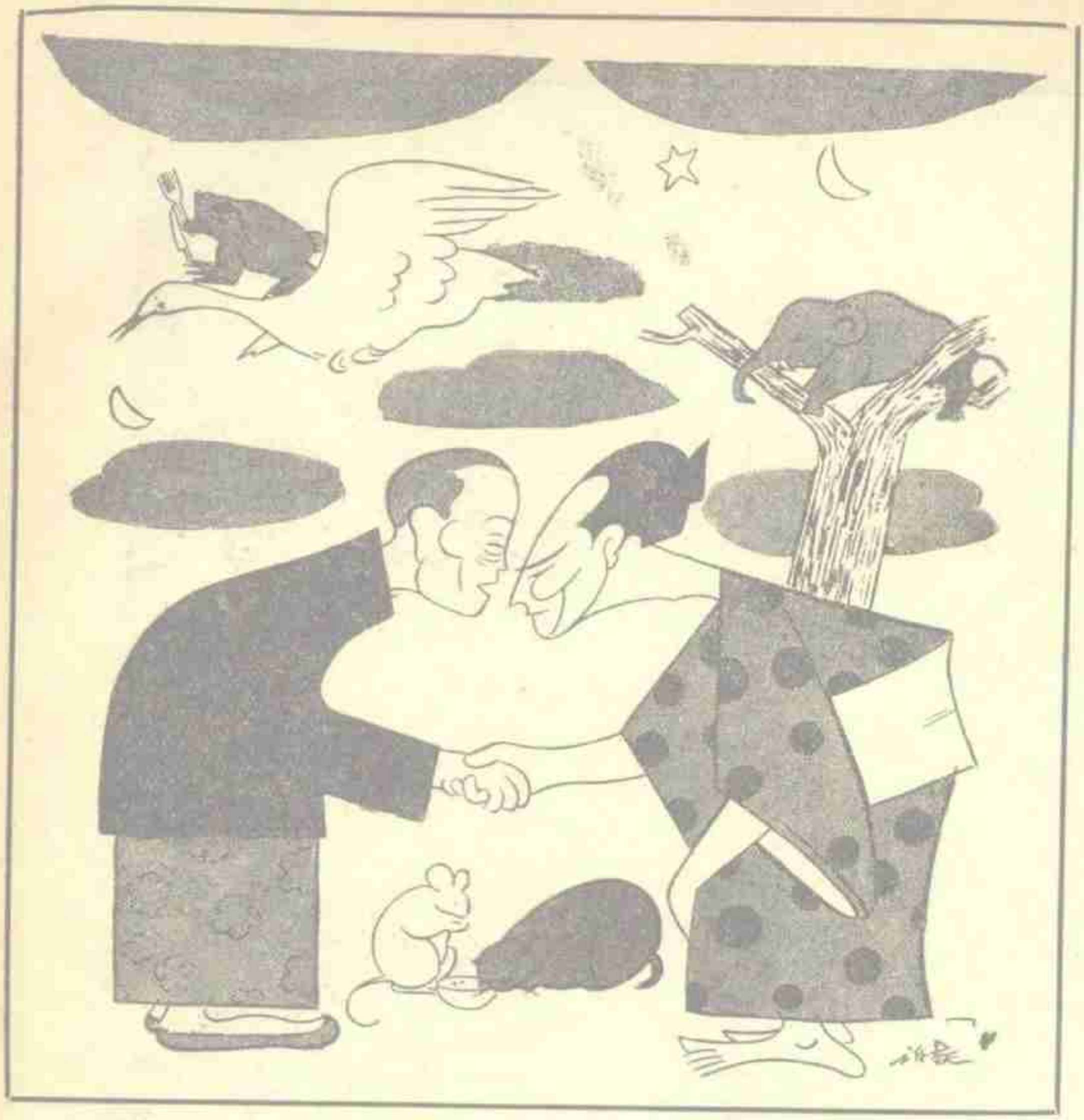
和平之基礎

陸振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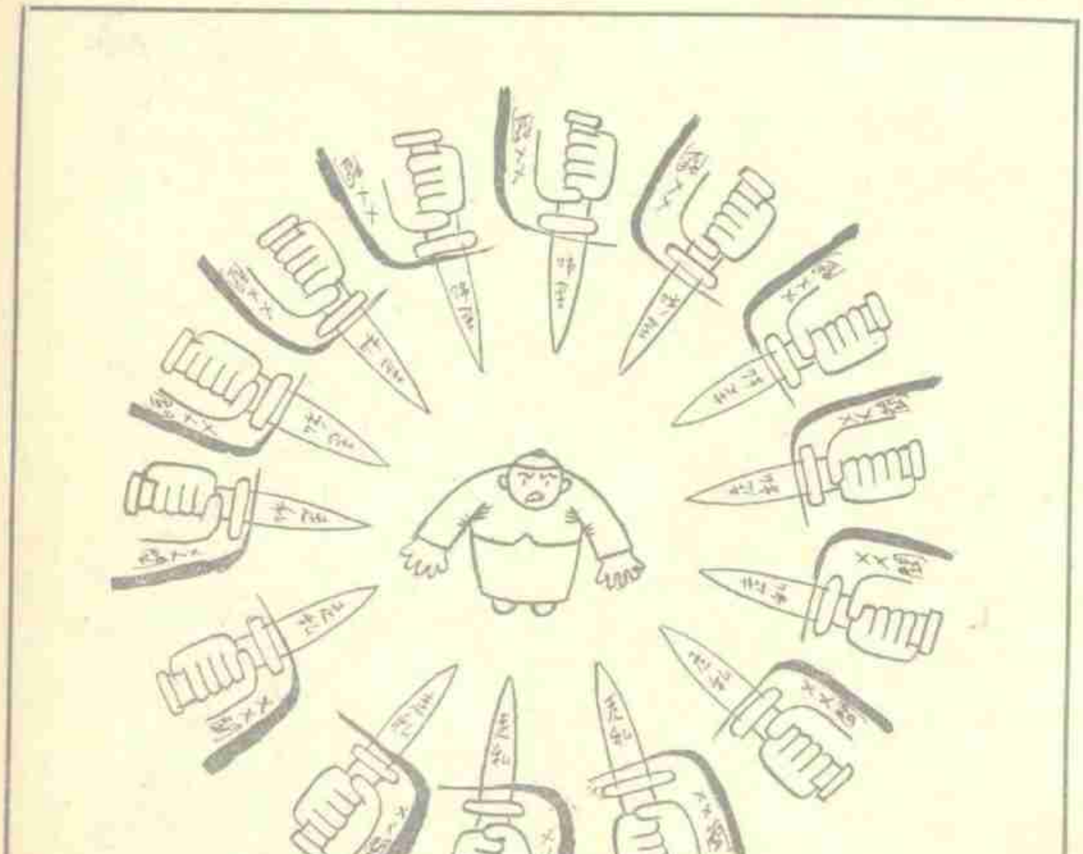
遷地辦公圖

艾中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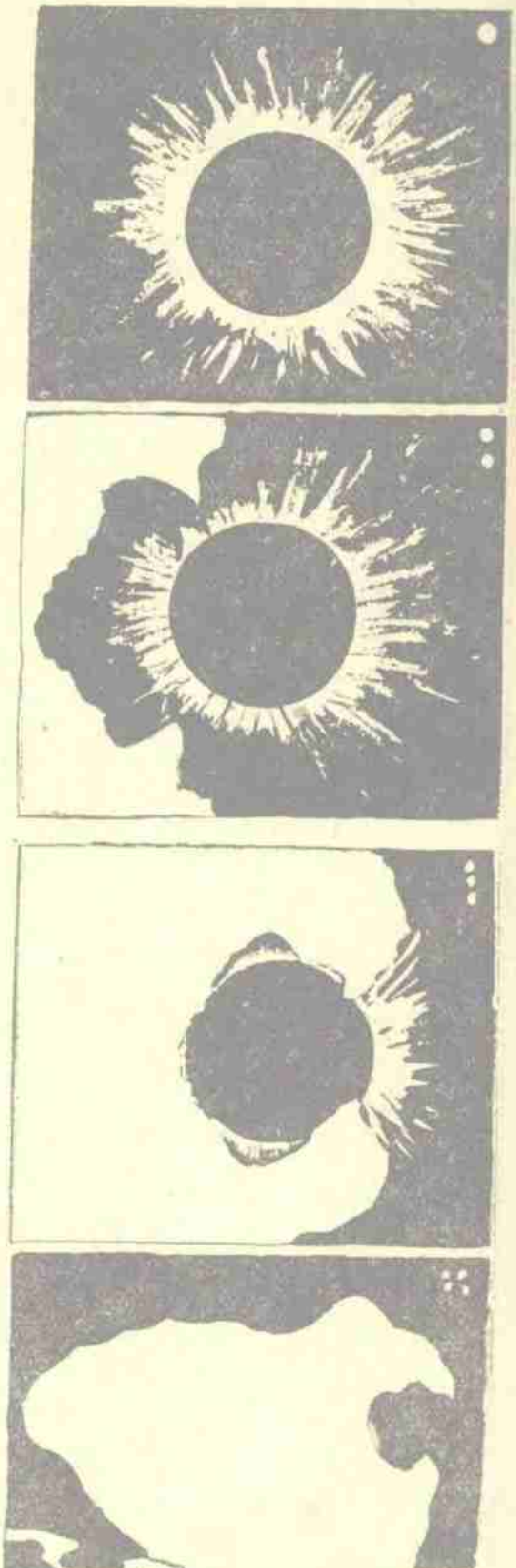
科學的 心理的 實際的 局面



想入非非？ 謝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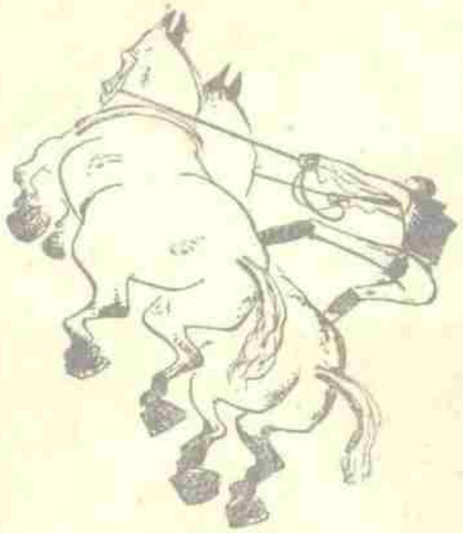
親善 郜雨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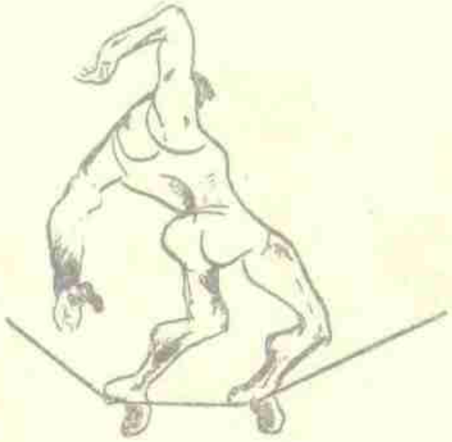
蝕日圖

比得作

馬戲團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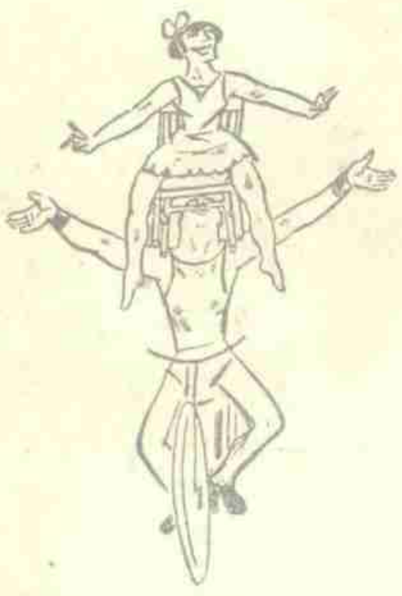


雙馬演藝



走軟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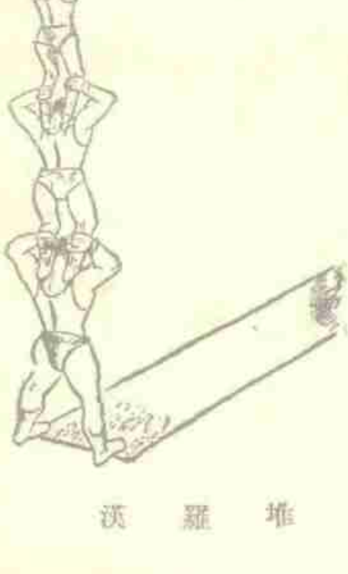
活動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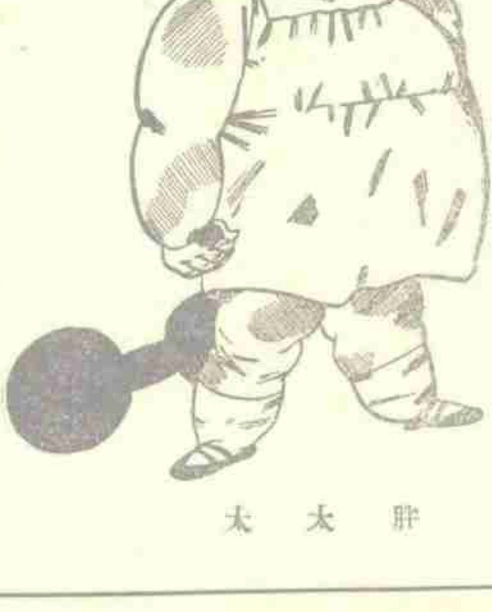
車上力士

滑稽角色

登場—登場



堆羅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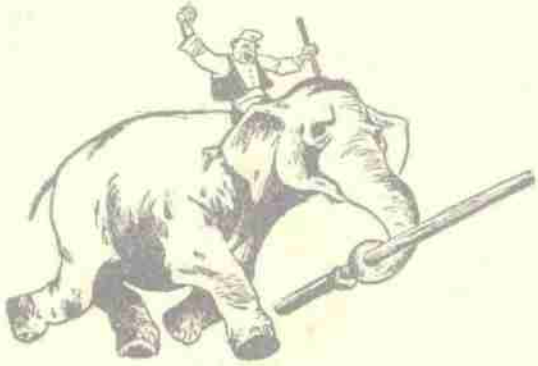


胖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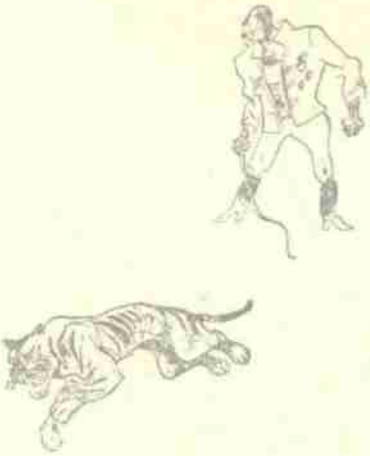
少女獻技

美國威廉・格羅泊作

副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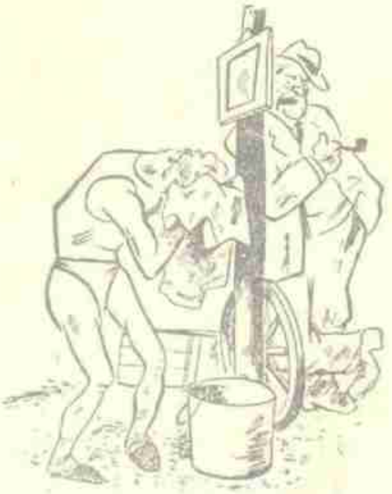
搗亂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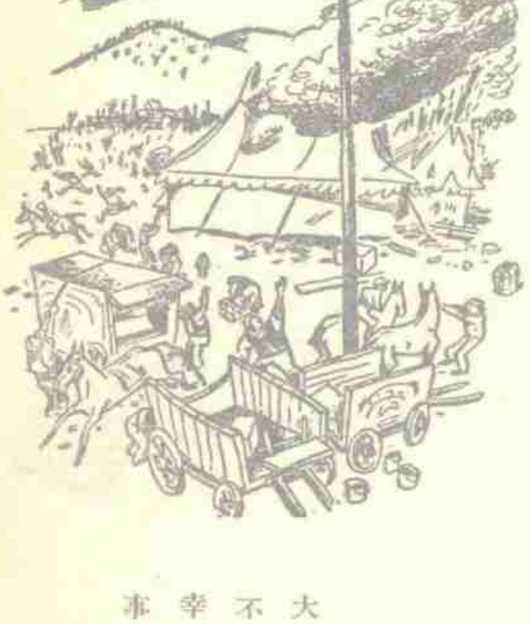
猛虎導演

副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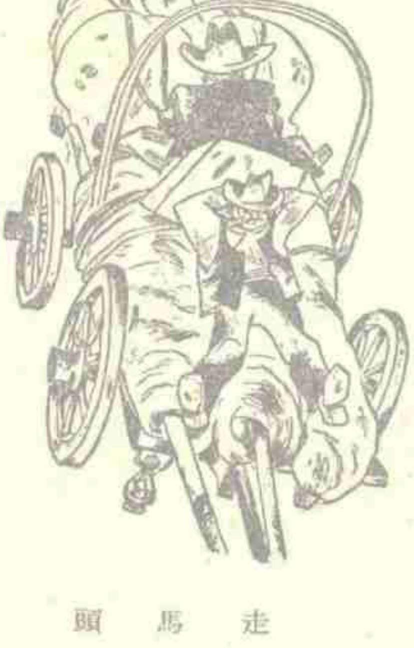
團長的雙采



工作完畢



大不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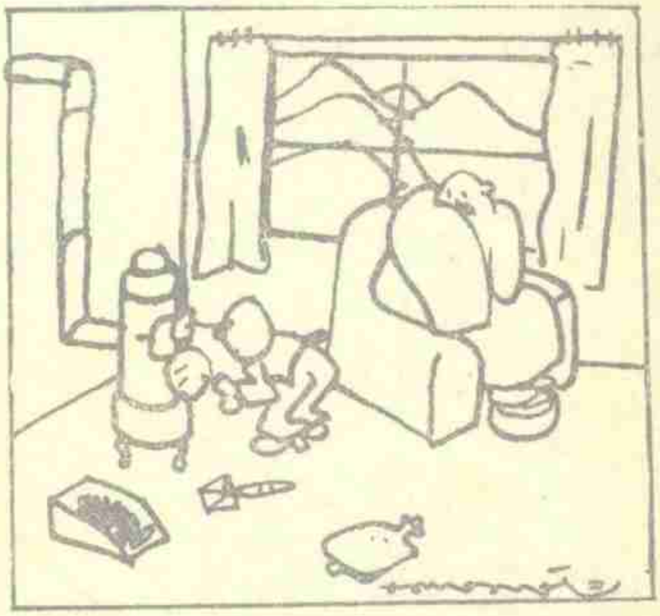


走馬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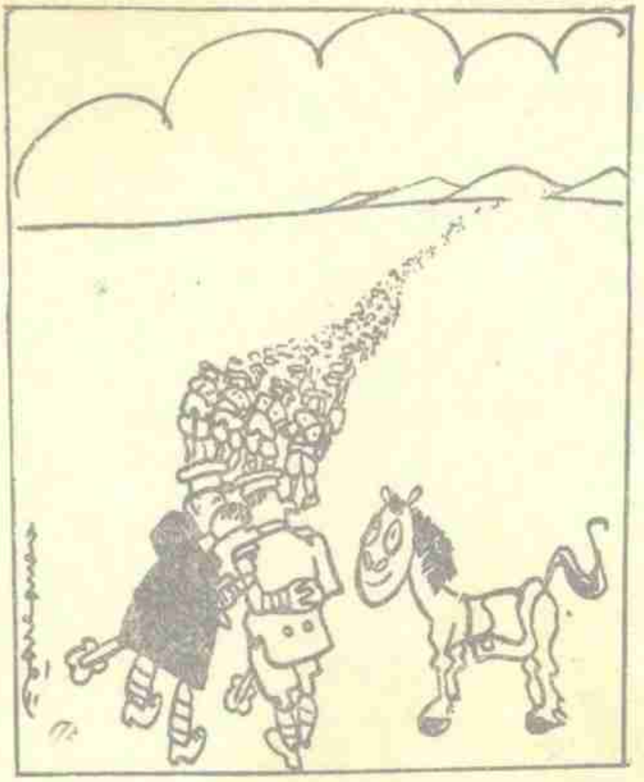
款生意

幽默小品

華君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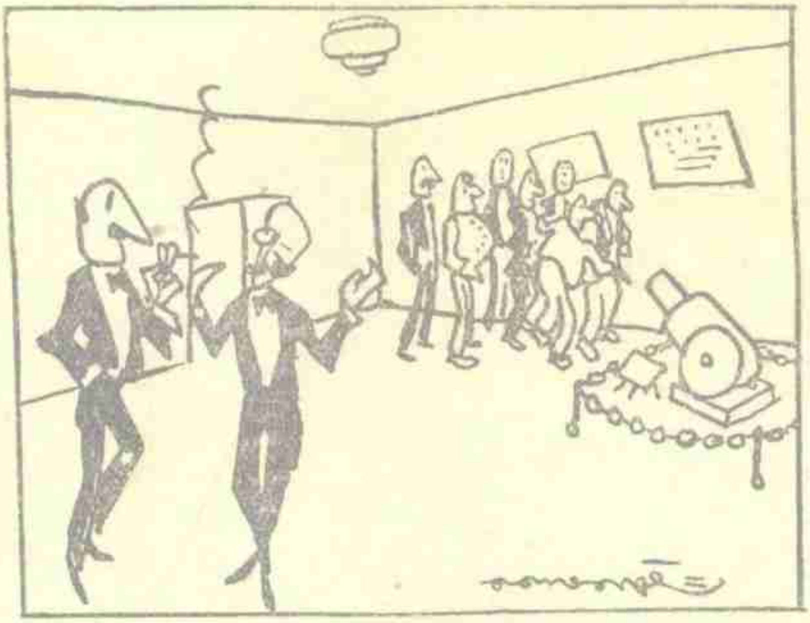
想不到山上這麼冷，早知如此，我也不來避暑了！



昨天司令照扶乩說所以今天開拔大兵二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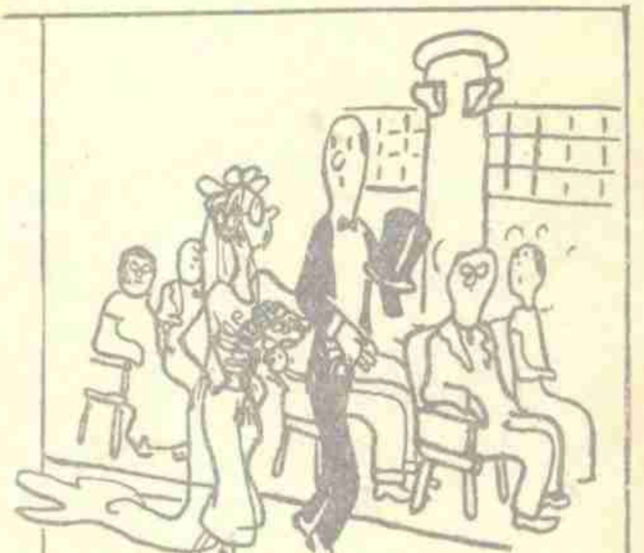
科學家：『明天要出席科學年會，你翻一翻烏龜（註）看天要不要下雨？』

（註）骨牌卜卦之一種也。



『這些中國考察團，在中國是什麼職務？』

『一大半是叛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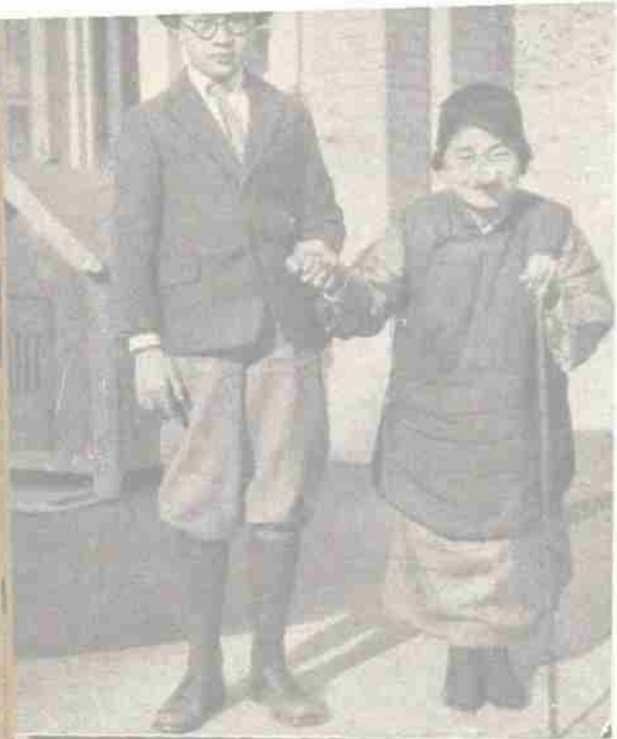


（婚禮進行時）「吾愛，我差點忘了一件事，你的姓名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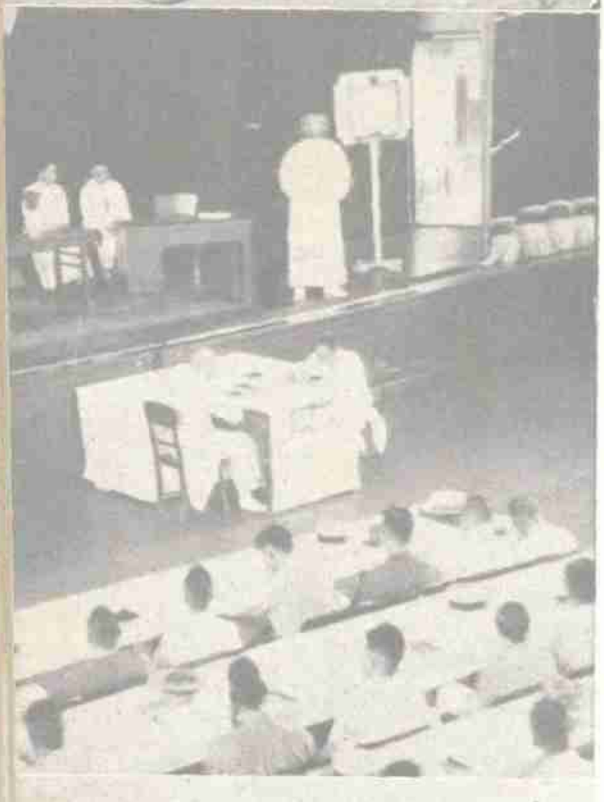
天文家（測日蝕時）禱告我神不要有雲。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圖畫寶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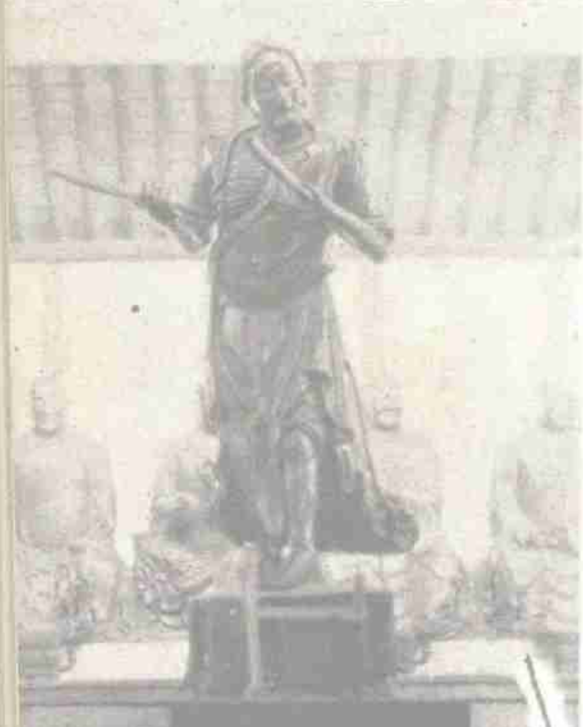
履箴集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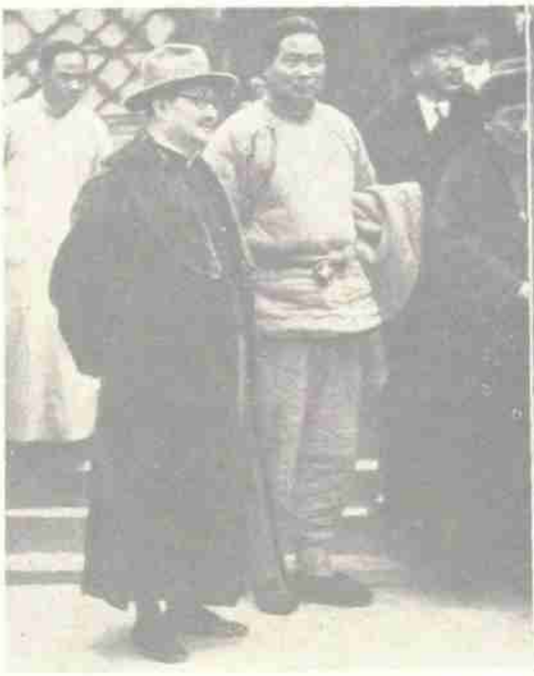
（一）救國之道，孝悌爲先，似乎孔老二已經言之再三，恕我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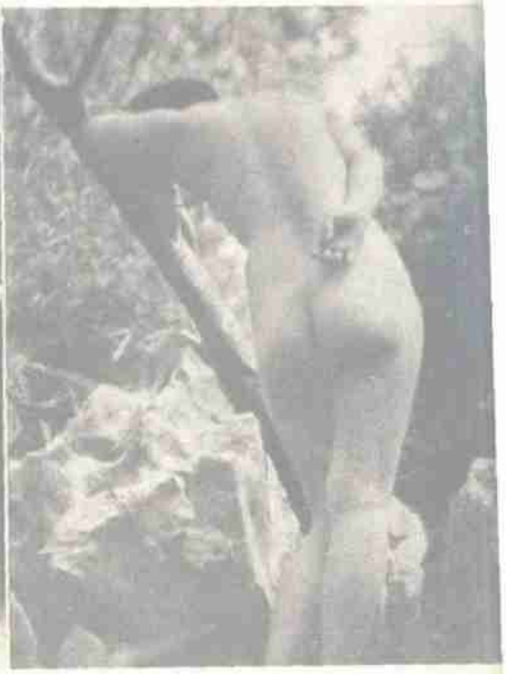
（二）善吹者，何事不成！吾儕蟻民祇有洗耳恭聽他吹大。



（三）「莫說老天無報應，舉頭三尺有靈。」所以國家特與，我們理應拜泥塑木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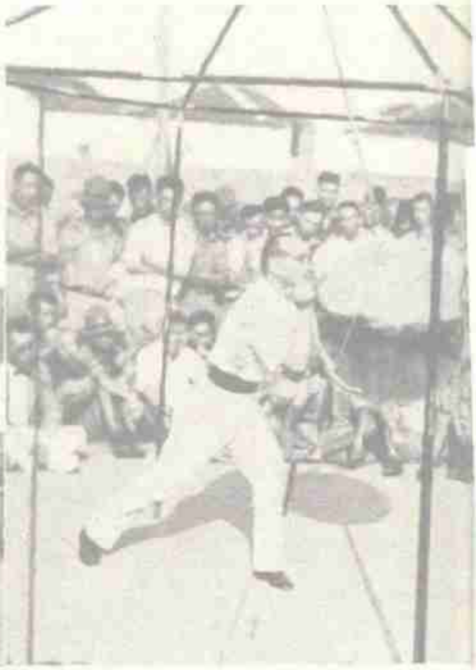


（五）國家大事有爲民父母之官擔當，你我幸勿反動，異動，歪動；僅當飲酒賦詩，讀經跳舞，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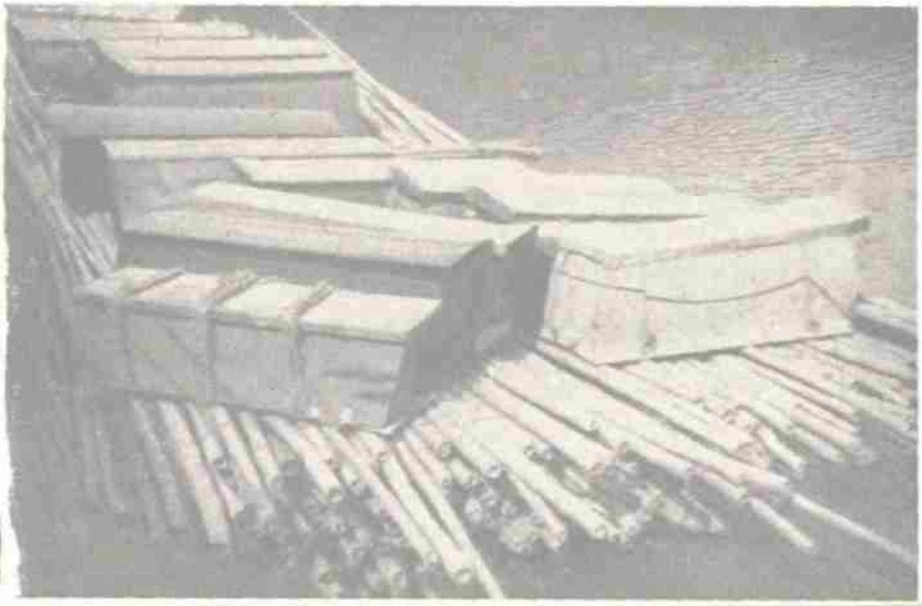


（四）倘若你是舊禮教的叛徒，佛釋道三宗皆不相信，你可以崇拜模特兒，緣於模特兒就是藝術，藝術據云可以代替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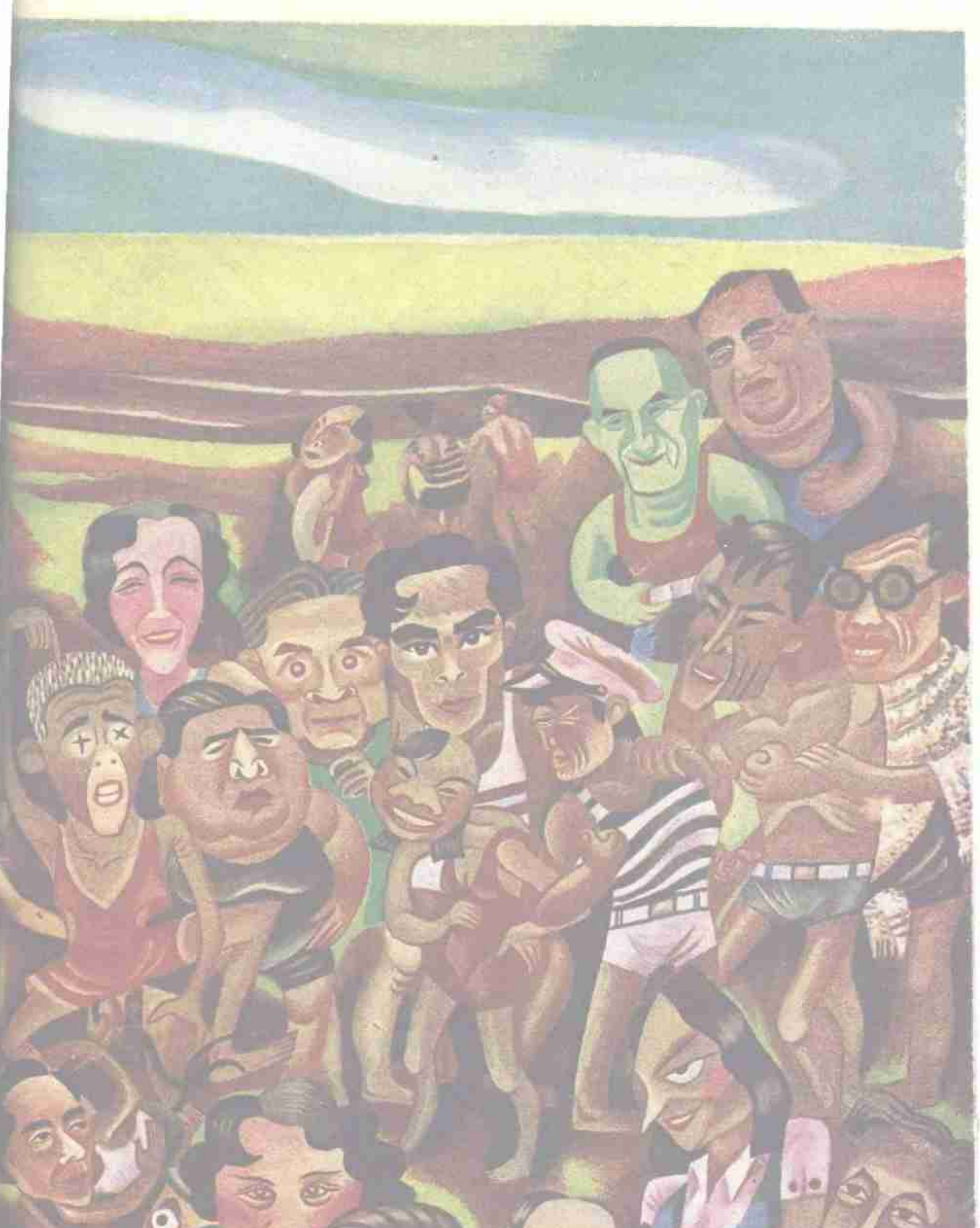
（七）我們豈不知欲達到救國航空之目的，非人人自備飛機一架不可。戰而勝，當然不消說；戰而敗則各架飛機到天國東去，請上帝主持公道。



（六）太極之球，不比嗚呼大吉之拳，既是科學的，又是國粹的。強身，強種，強國皆唯此是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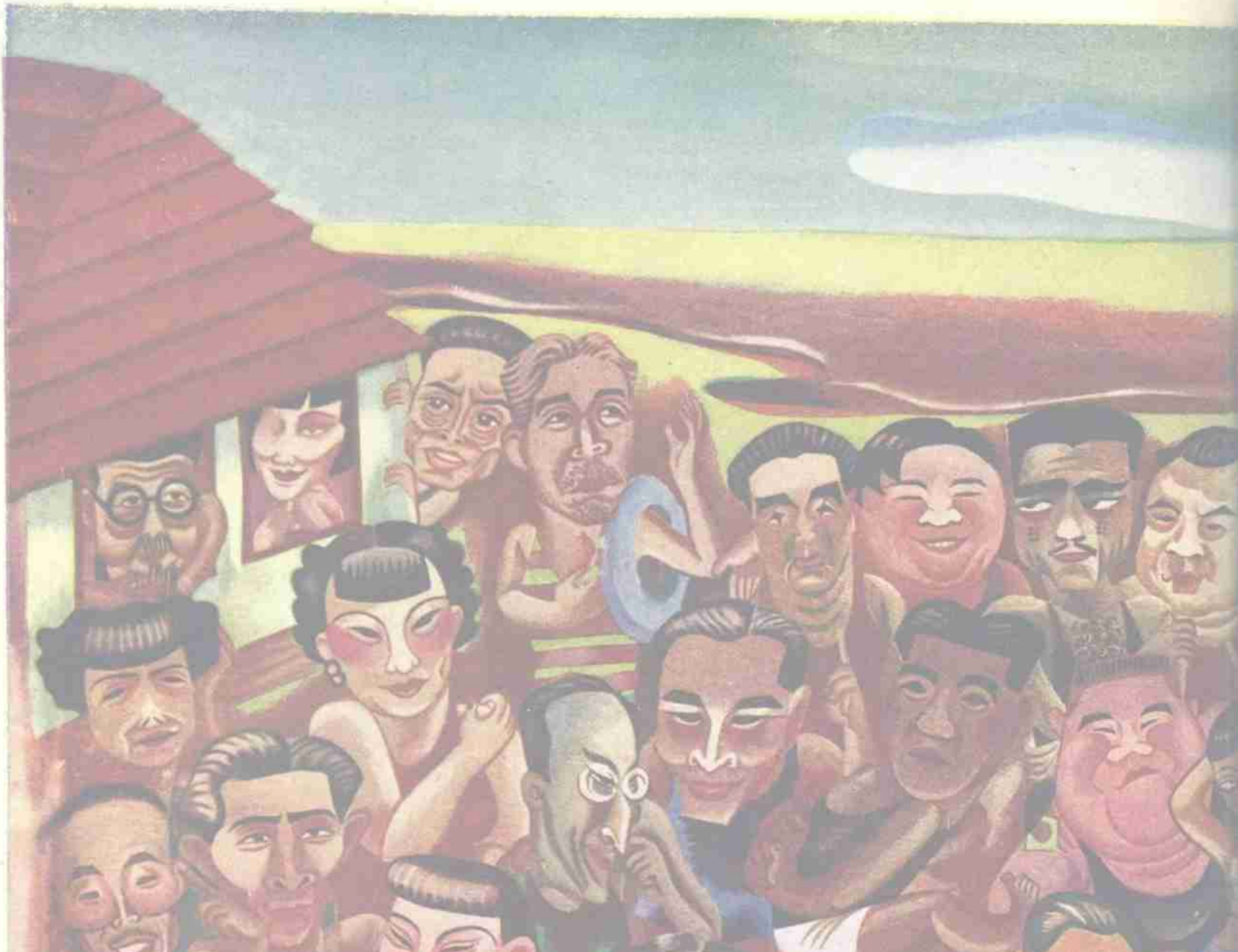


（八）我們素來酷好和平因而不抵抗的同胞們，務須各自努力組織極樂新邨，則萬事太平。



中國好萊塢羣星消夏圖

嚴折西作



注意：「羣星猜圖競賽」詳細說明參看本期40頁

新八仙過海圖

汪子美作

荷仙姑　鐵拐李　韓湘子　藍采和　張果老　曹國舅　漢鍾離　呂洞賓

新八仙過海

汪子美

呂洞賓　林語堂
張果老　周作人
曹國舅　簡又文
李鐵拐　老　舍
漢鍾離　豐子愷
何仙姑　姚　穎
韓湘子　郁達夫
籃采和　俞平伯

一九三×年，文壇八仙方泛舟於驚濤駭浪中，欲飄然遠引，離開那失望的「人間世」，另覓仙境以適，時蓬島火山暴發，吐出帝國主義的火焰，一時兩岸救亡呼不住，輕舟雖過萬重山。八仙相顧失色，呂純陽喟然嘆曰：『嗚呼！文壇動亂，雞犬不甯，「人間世」變為魔鬼場，「宇宙風」吹向北冰洋。蒼蠅不肯入詩。麻雀飛到普羅。象牙塔中不聞吹玉笛，十字街頭但見打花鼓。龜言此地之旱，鶴討今年之災。一寸二寸之骨，袁中郎之殘壜已掘盡，三根兩根煙，幽默堂之清談尚未完。我們豈甘將清風明月，葬送於大餅油條耶？』

於是衆仙喋喋，議論紛然，清談雅話，墜地鏗然。韓湘子吹笛和之，其聲嗚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泣海低之鮫人，舞中郎之幽魂。

張果老曰：『我有一壺苦茶，黃昏到寺蝙蝠飛，我豈能不喝一杯？』

李鐵拐曰：『籠裏貓球盆裏魚，大明湖上的名士怎可埋沒？』

曹國舅曰：『我初創逸經，方興未艾，正願東南西北風吹遍人間世，吹得人人面帶幽默的笑容。』

韓湘子曰：『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天涯芳草我尚未踏遍。』

何仙姑曰：『我京話不能不寫。』

漢鍾離曰：『我漫畫不能不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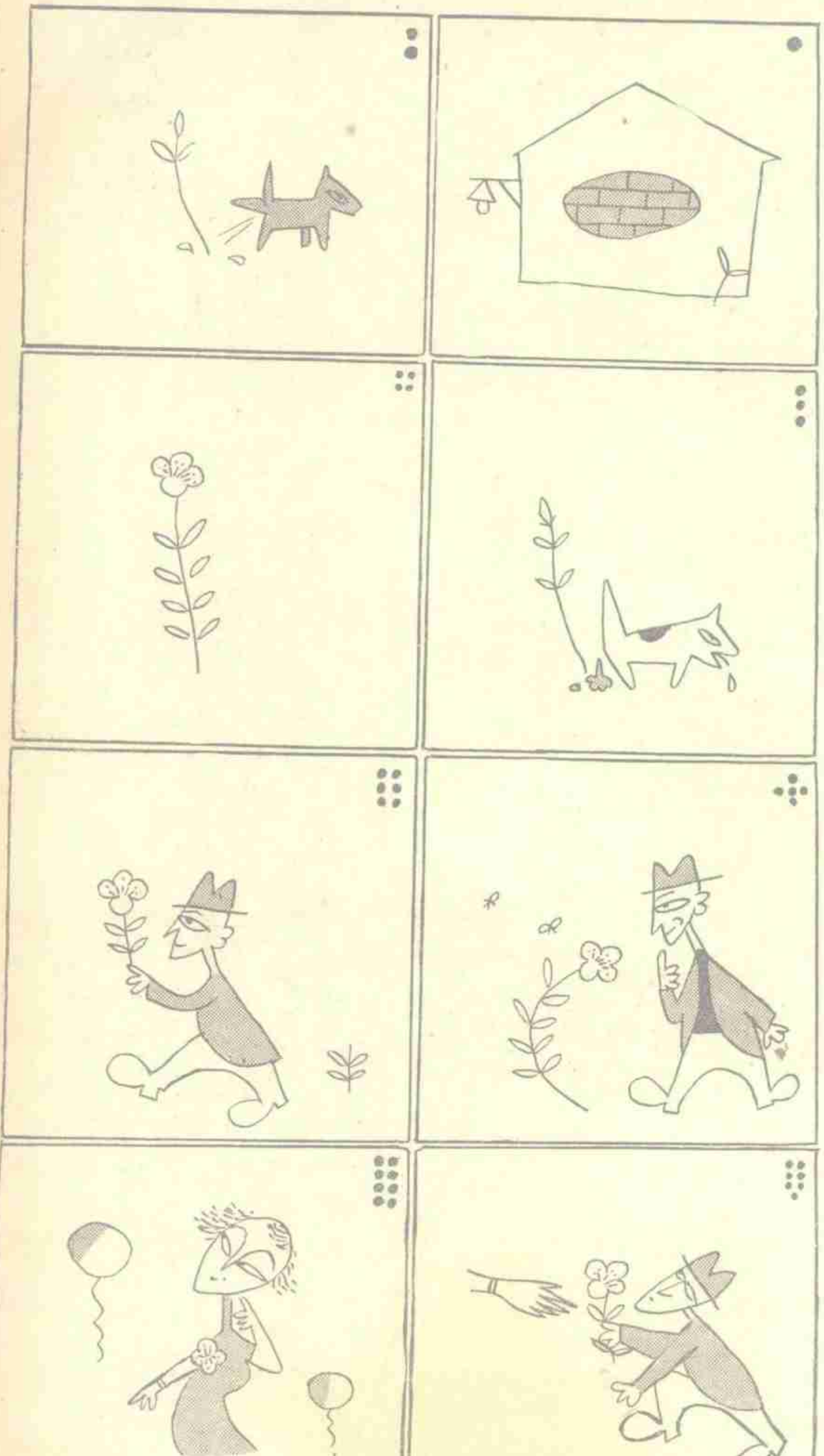
籃采和曰：『總之，我們得想辦法！』

七仙環請呂道人求善策，道人翹搔首，歎曰：『非其時矣！吟風弄月之嚶嚶，已不敵奔走救亡之叱咤。國防文學將持大刀闊斧來砍小品藝術之玲枝碎葉。如今俗道顧不得諸位仙兄道妹，吾將攜古骨二套，走往西洋極樂世界另求出路去矣！』言畢，招下黃鶴、嘎然一聲，乘風羽化而去。

七仙悵然，相顧無語。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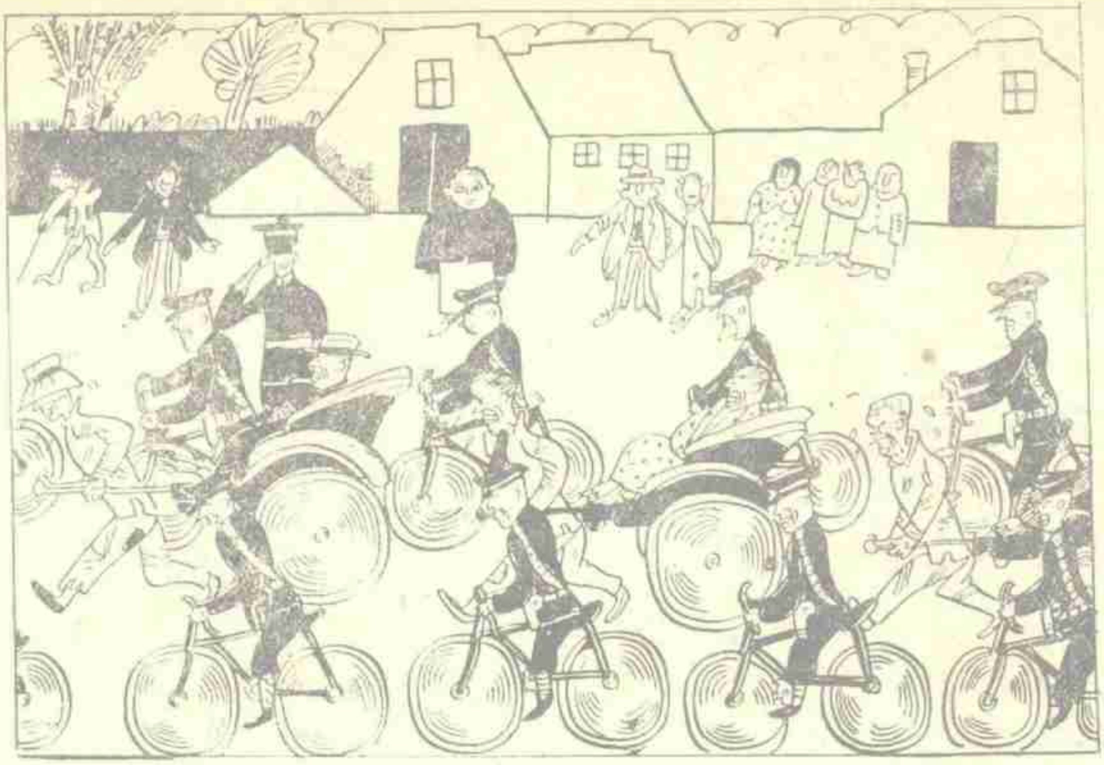
道人已乘黃鶴去，海上空留「宇宙風」，
黃鶴一去何時返？「宇宙風」變「宇宙瘋」。

一朵嬌矜的花兒



廖冰兄作

軍情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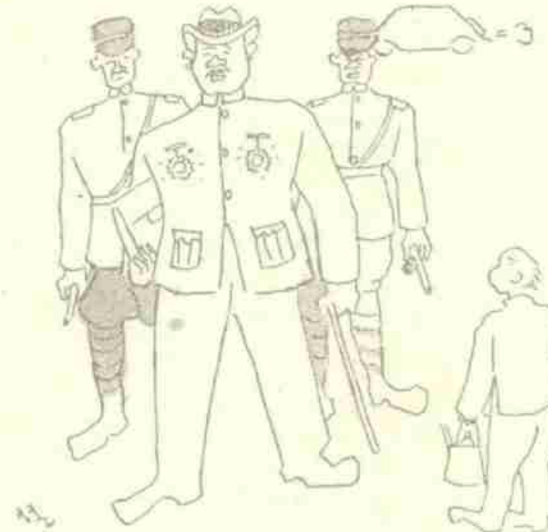
敦睦邦交

×國人至蘇州游覽名勝，當局特派大批軍警沿途保護。

許超然作

兵士向擊死了的店主婦：媽的！三月不發餉，叫我如何生活下去。

黃任之作



××長的出巡威風凜凜。

黃任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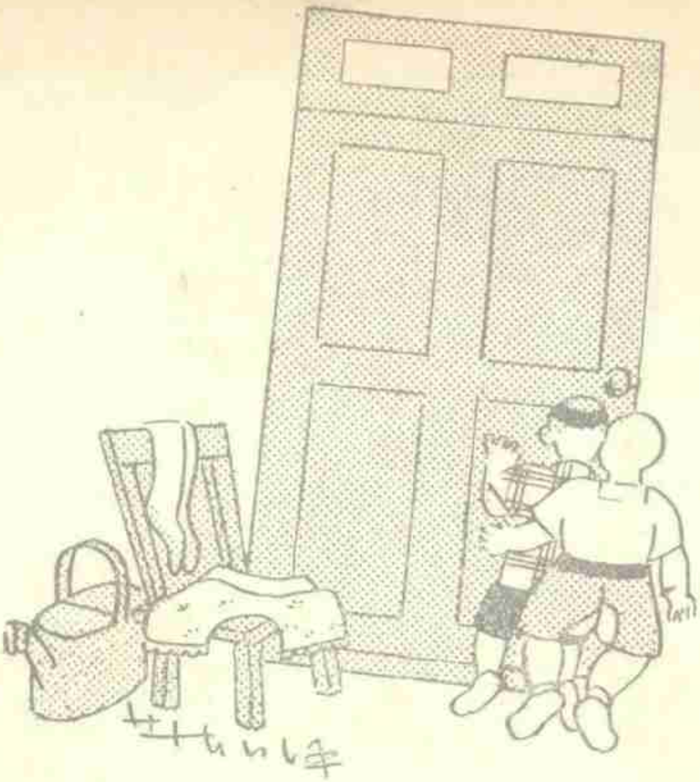
本市女警考試

警長：『妳太瘦了，這次考試妳不能參加啊！』

應試者：『先生，我要問你這副體格也配做警長麼？』

黃任之作

都市色情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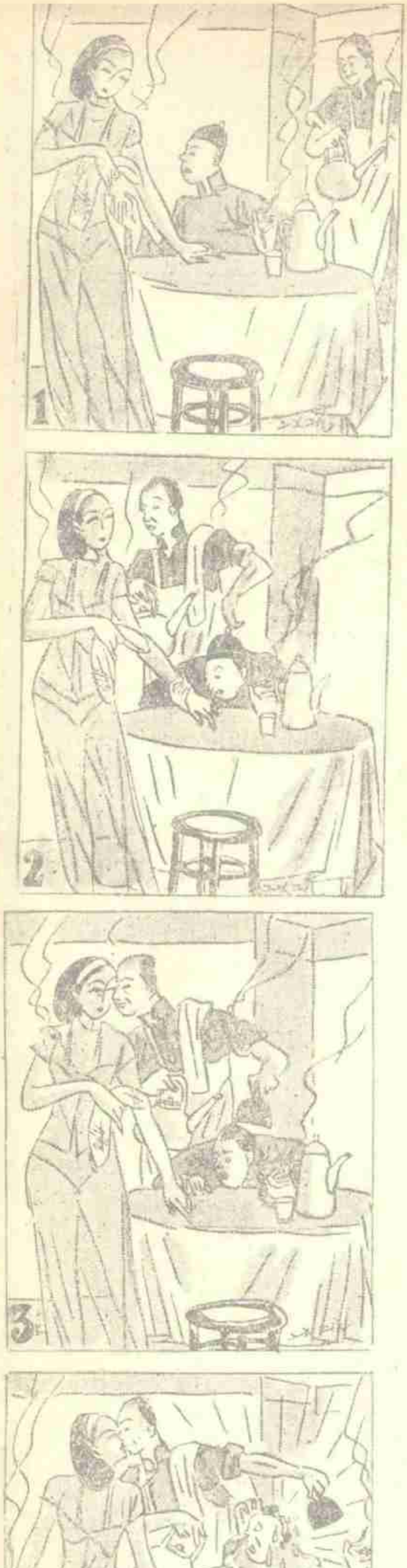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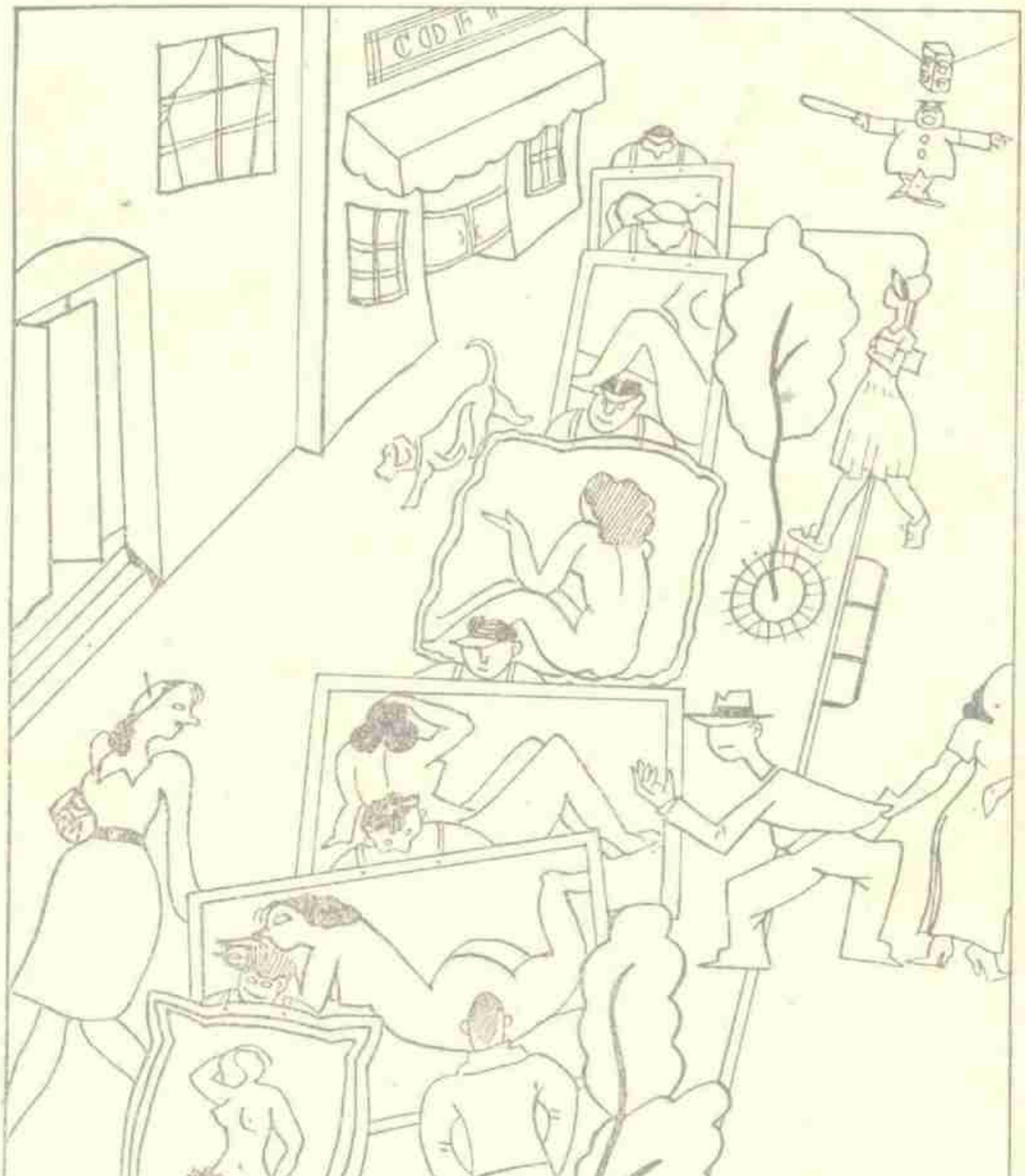
不要響，媽媽在裏面。

許若明作

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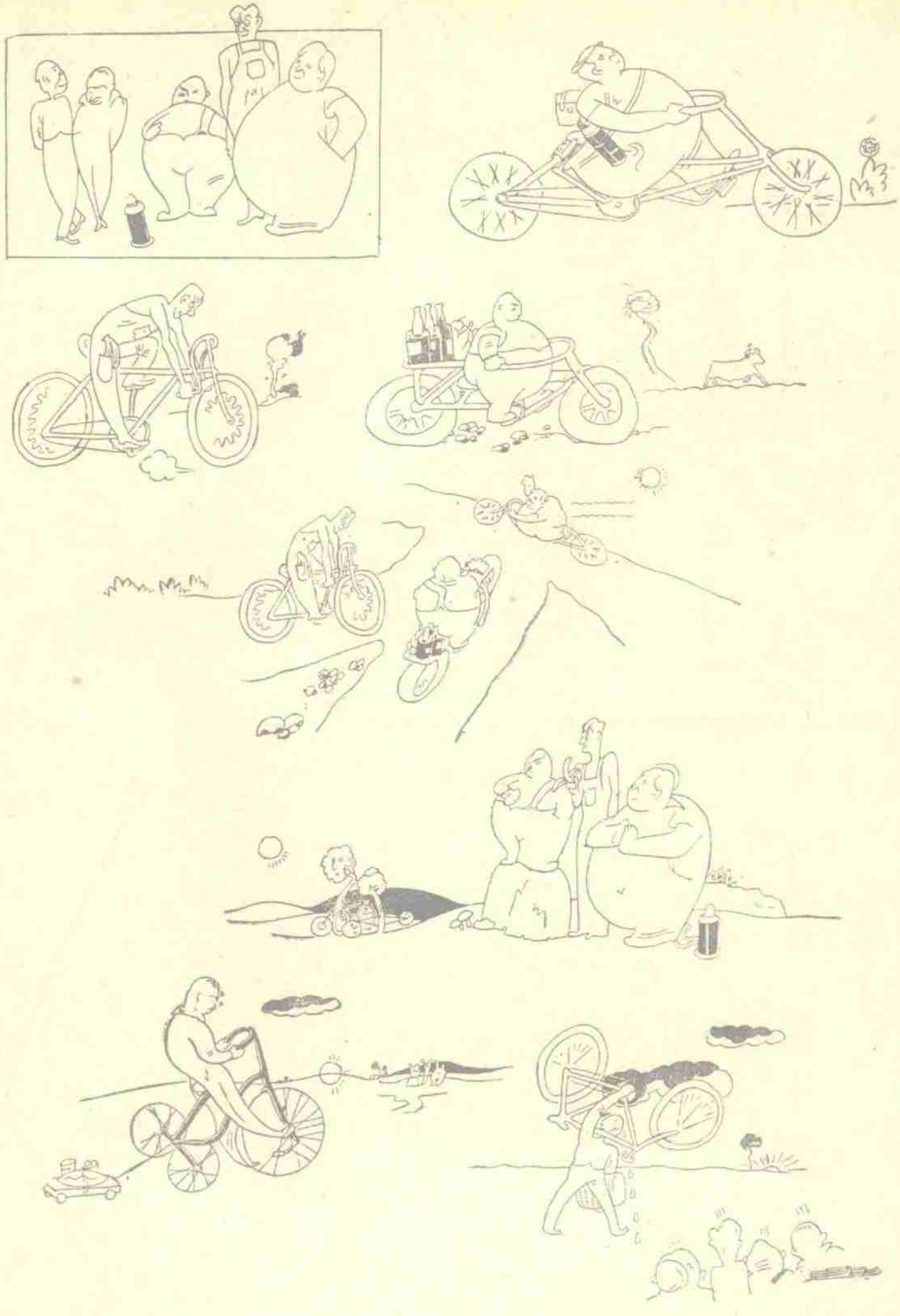
張文元作





美術專科學生的出路

雲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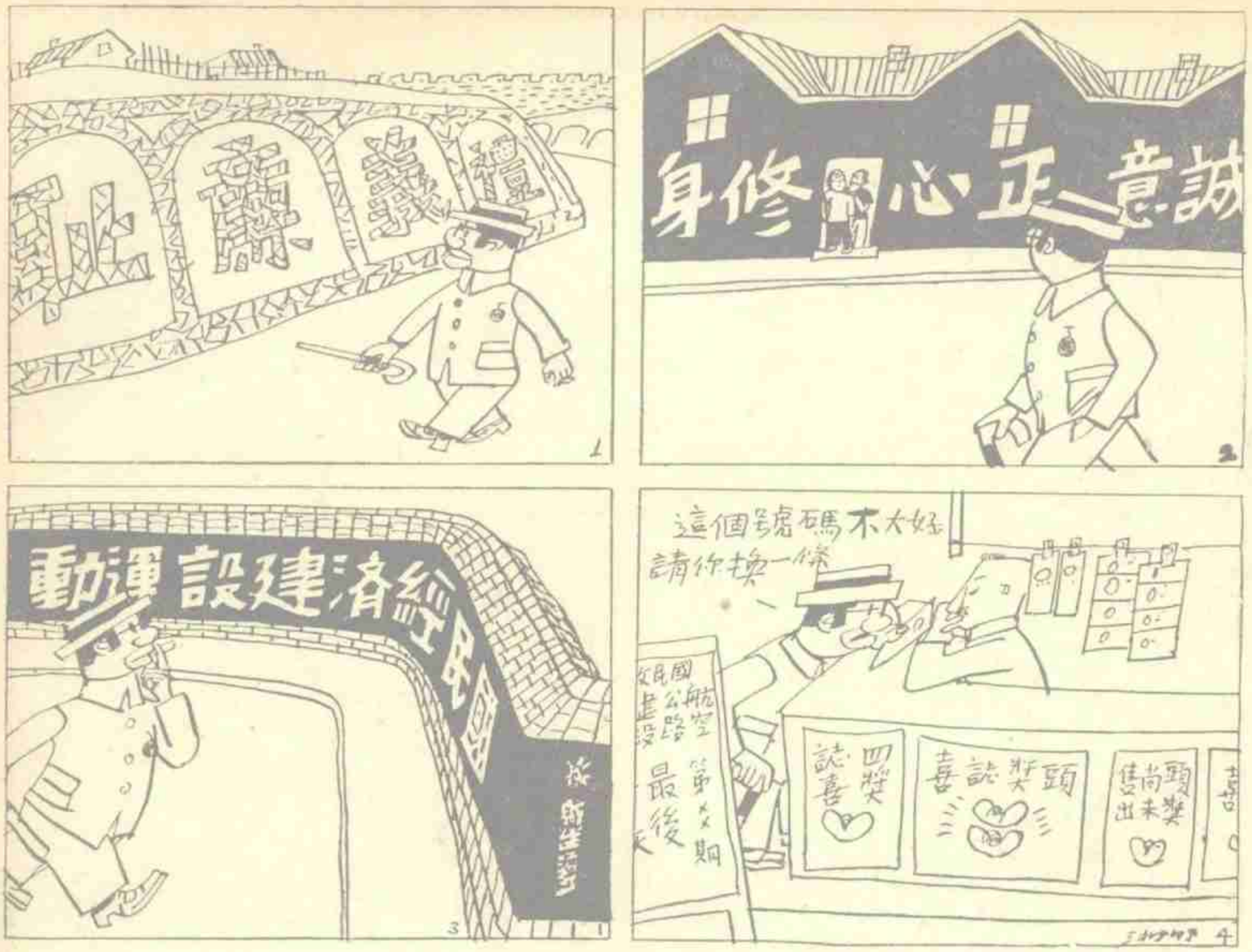


自由車隊野餐圖

翁興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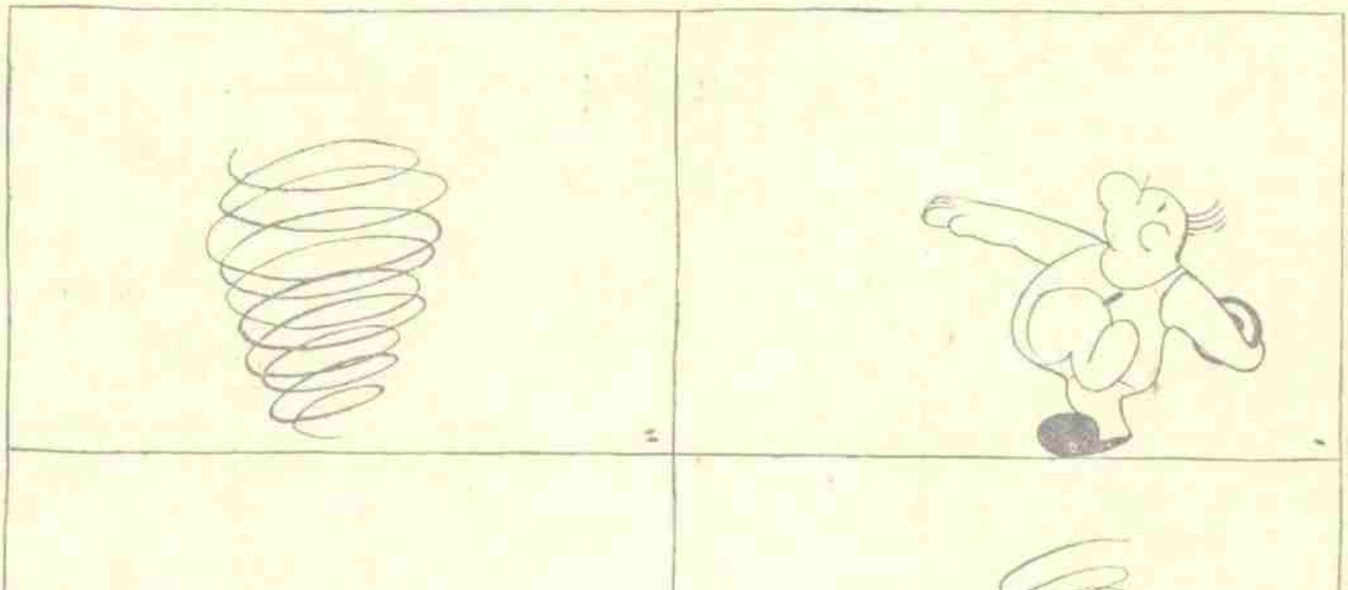
小陳旅京及漫畫報道

葉淺予作



牛鼻子

鐵餅鄉人　黃堯



賜稿諸君注意：

本刊自本期起，稿費概由中國圖書雜誌公司會計科負責，請於本刊出版三日後，向該會計科直接領取，是爲至禱。

老年的中國

介紹淺予速寫集

嚴嫗年逾七十有捲煙癖

序

『在漫畫家中，精神抖擻的素描家是累見不尠的。』寒倚奴以後一書的作者阿道爾夫·巴斯拉曾經如此說過。在滿開着絢爛的花朵的中國漫畫界中，誰是高出乎水平綫上的，即所謂精神抖擻的素描家呢？或許不期然而然地我們大家都會要推戴淺予吧！

最近這兩三年以來，在編輯室裏，在攝影場中，在街頭上，在車箱內，在茶餘酒後，在山城水鎮，在無論什麼場所，淺予老是捧着一本白紙簿，握着一管鉛筆，用一雙富於神經質和誘惑性的，漆黑而又銳敏的眼睛，興趣橫生地，努力不斷地製作素描。他幾乎與素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我們大家所習見而對於他有所稱道的事實。

『他專以靈巧的手法，感覺的精神，美麗的線條，聰明的省略，大膽的變形，把宇宙的幻像和人間的一切於一刹那間紀錄出來。』有回當淺予從一堆又一堆，每堆盈尺的素描中，揀選出這冊集子給我們鑑賞的時候，大家曾借用這句話語來作個綜合的批判。

可是淺予的素描，並不像一般的『爲藝術而藝術的』繪畫藝術家的製作那樣，僅僅要使素描成爲一種純粹而獨立的藝術。他畢竟算得一個以漫畫爲職業的勇往直前的青年作家，因爲他曾一再地說過：『我要使素描與漫畫結合，而產生使天使起驚愕，使惡魔受懲戒的新藝術。』我們一瀏覽他近來爲南京『朝報』所作的留京外史，便足以證實他的確是這樣地在幹。

假如這篇短短的介紹辭，不能代表我們漫畫界對於淺予的素描的眞正的評價的話，筆者也很情願爲淺予而對讀者諸君作第一次的謊語。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敦學寫於聽風看雨樓

葉淺予像　白波作

雍和宮的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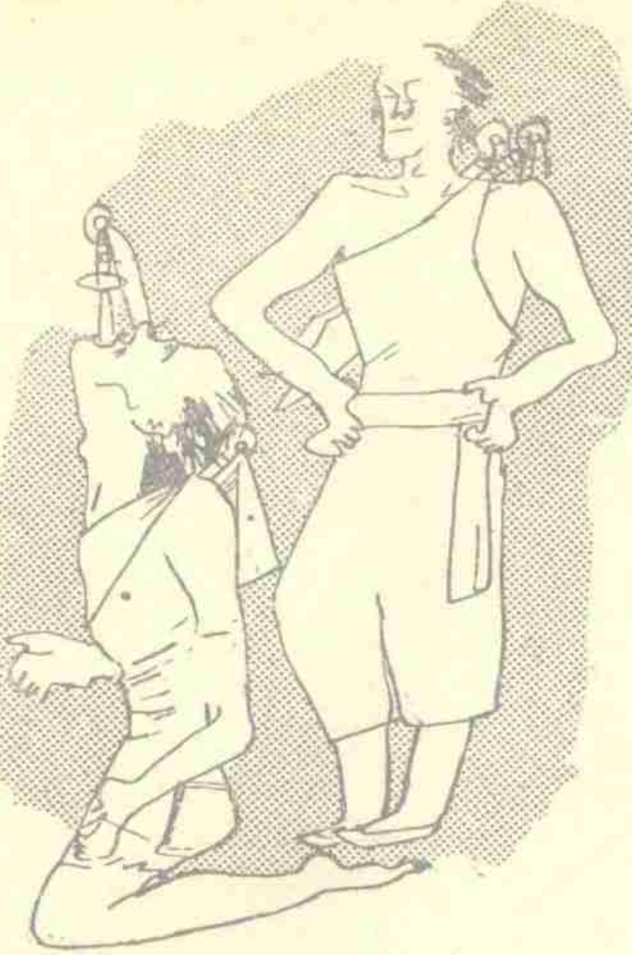
玉壺春茶樓之上賓（一）

玉壺春茶樓之上賓（三）

玉壺春茶樓之上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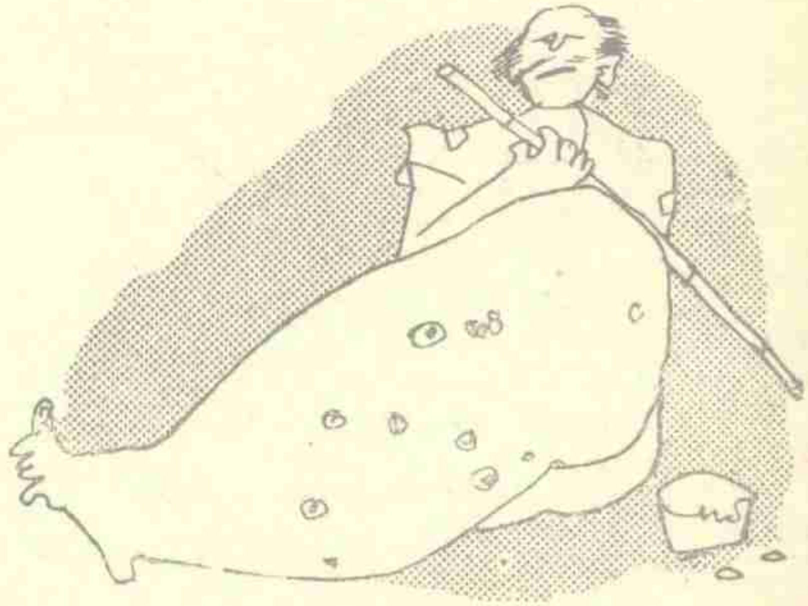
叫化藝術

艾中信作



4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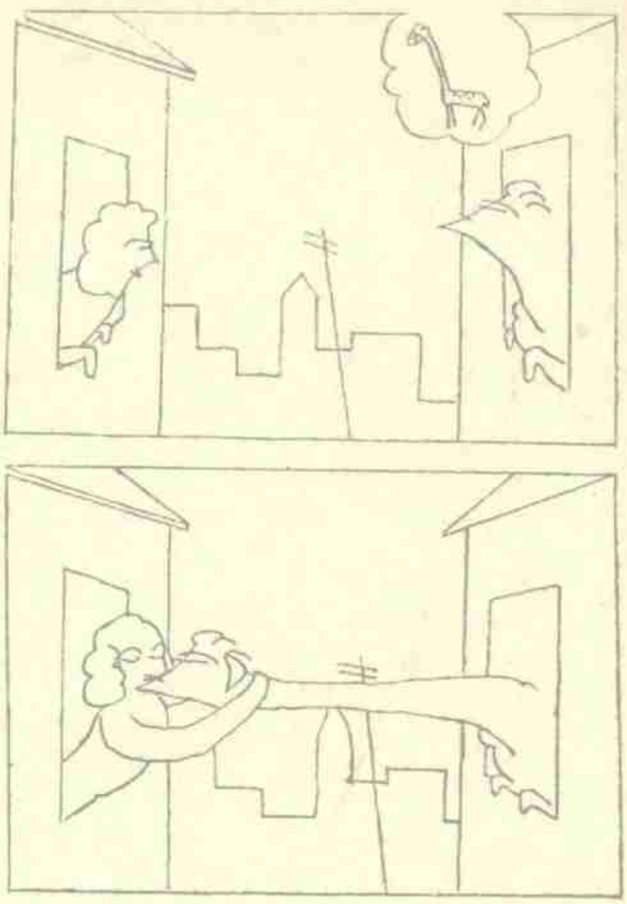
5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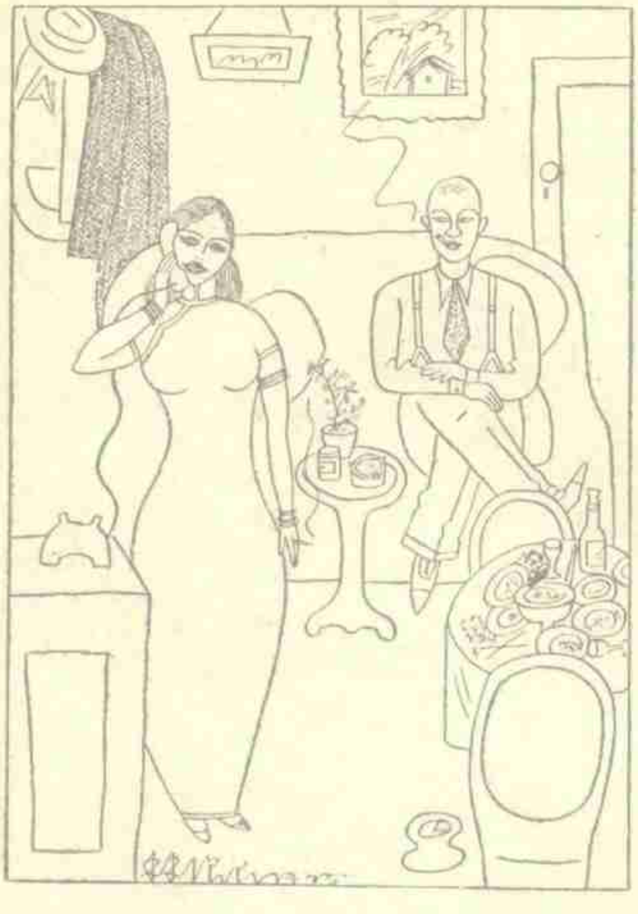
1 玩藝　2 做作　3 感化　4 恐嚇　5 哀求

男女間

小姐：「快到樓上去把少爺寄來的信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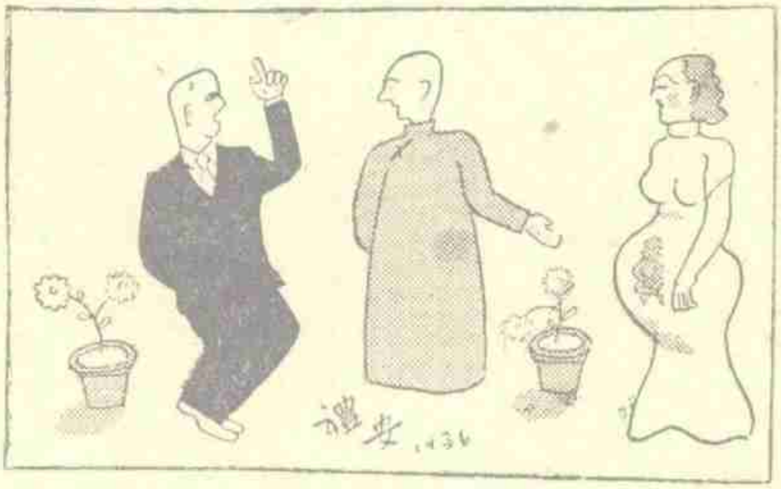


理想與事實　朱吾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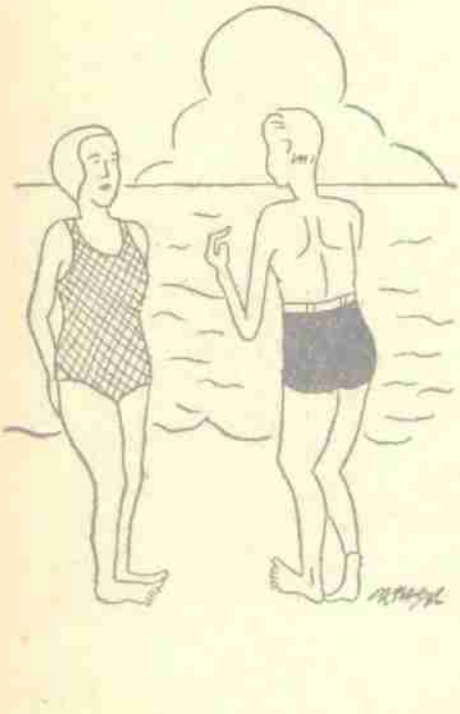
「誰呀？英妹嗎？哦……是……是……剛才我跟梅姊去大世界看復活第二場；太晚了不便回家，順便在梅姊家裏過夜，你告訴媽，請她別念我，明早一定回家吃早的，Bye……Bye……」

林滇民作



他歡喜地向他的朋友介紹說：「這是我上星期結婚的妻子！」

王禮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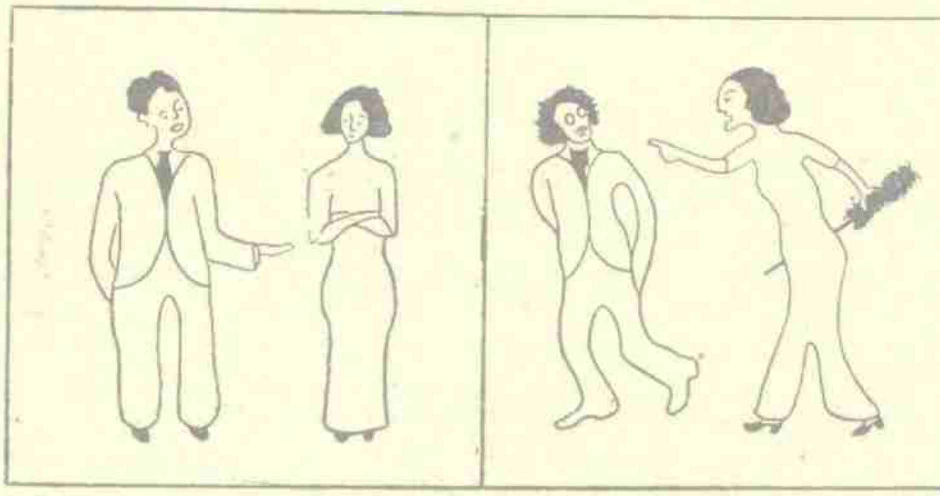


男：小姐，要我來教你學游泳嗎？

女：多謝你的好意，可惜我已會了。

男：唔……那麼這樣是更好了，就讓你來教我吧。

王定傑作



藝術家的妻子：『惟有藝術家才是窮光蛋，都沒有錢去理髮！』

律師：『一點事情沒有，怎麼辦呢』

律師妻：『好！現在有事做了，我馬上便要和你打離婚！』

田無炎作

民間情歌

張光宇作

東鄰牆脚種絲瓜，

瓜藤牽引過奴家；

拉着瓜藤等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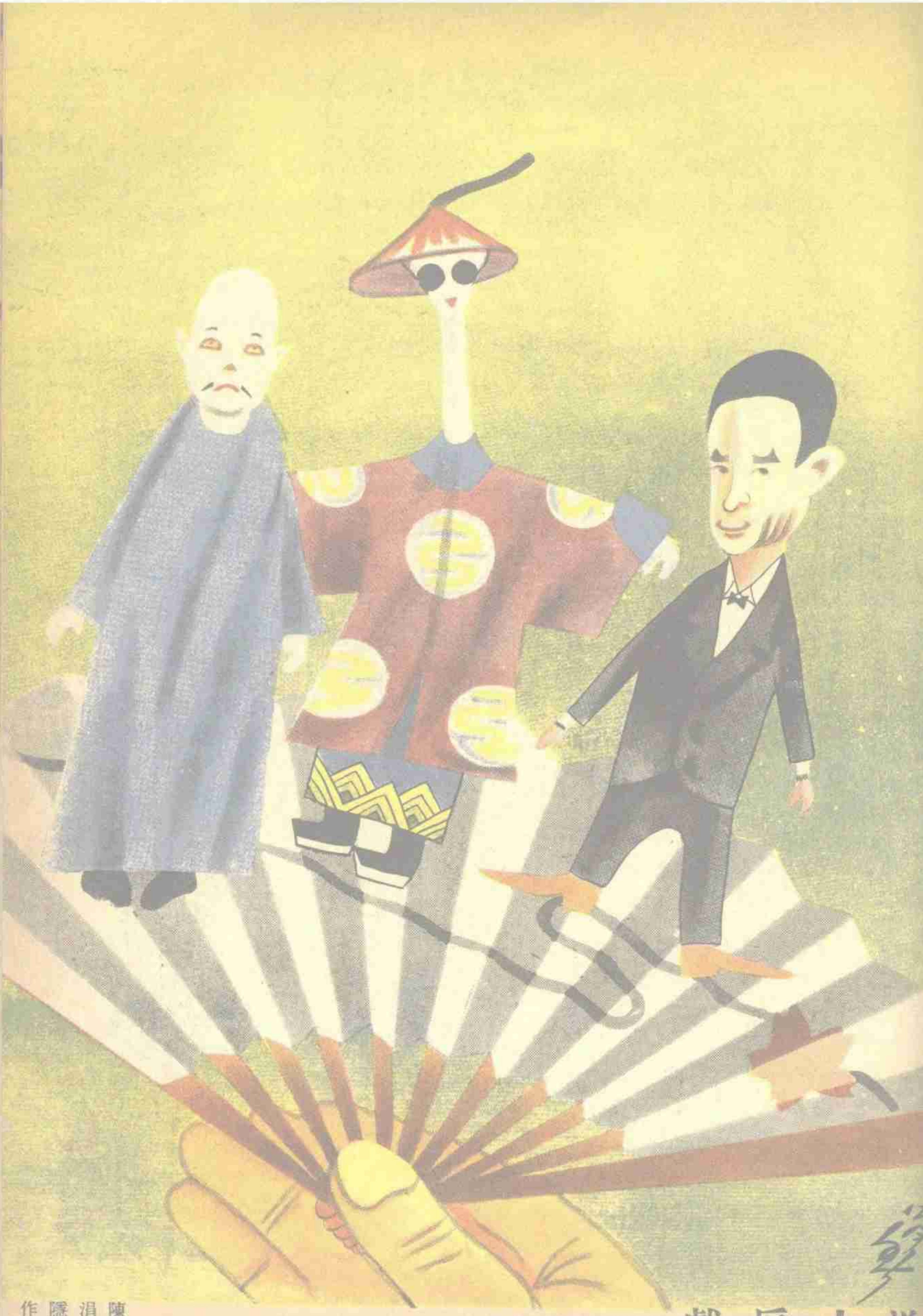
看看紅日要西斜。

姐在街堂走一遭，

吃情哥郎扯斷子布裙腰；

親娘面前只說肚裏痛，

手心捧住弗伸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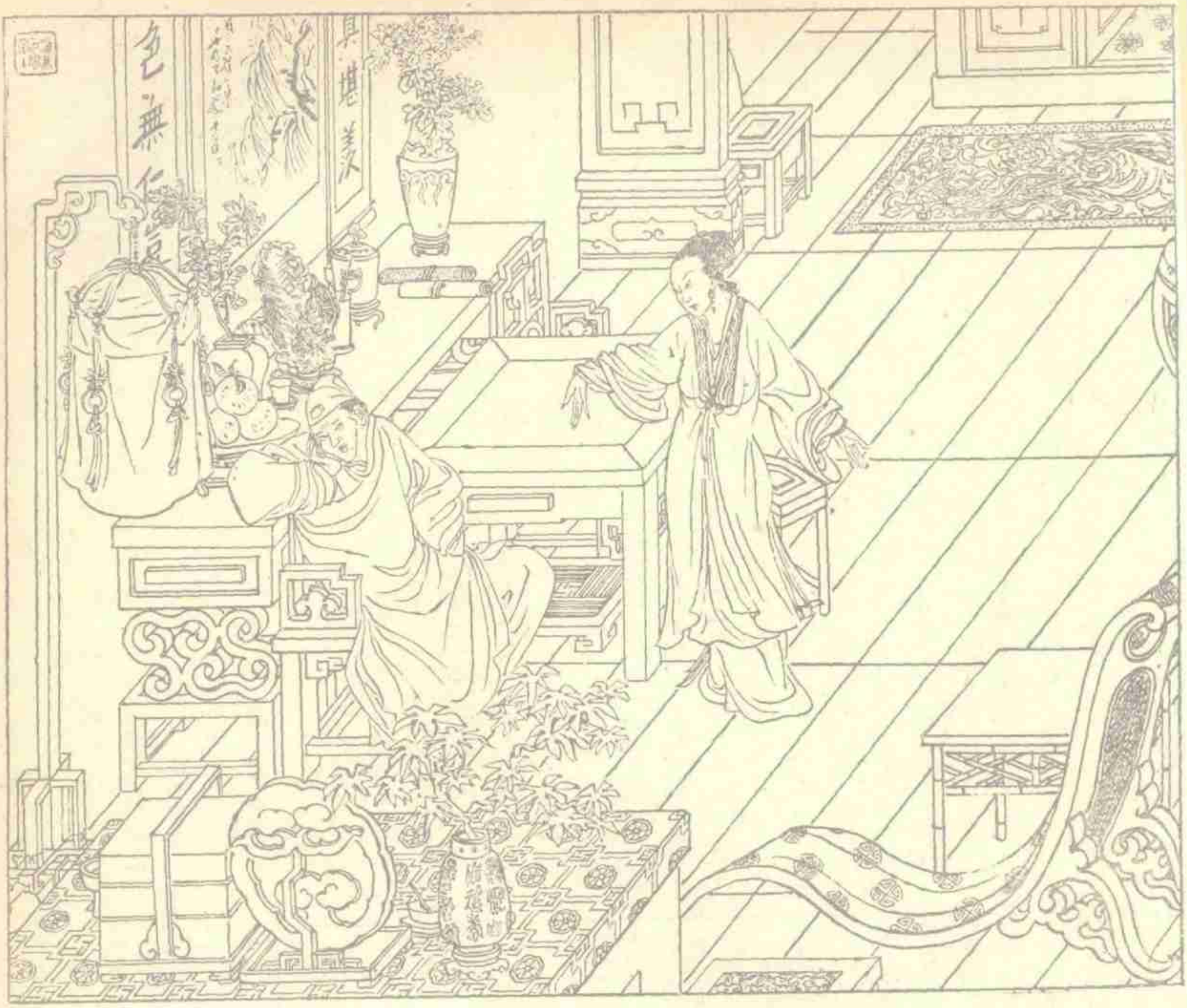


洋人扇戲

陳涓隱作

詩人吟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廖冰兄作



李瓶兒

曹涵美

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莊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爲焦燥，因問李瓶兒，査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今還剩多少，好湊着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只當被人弄成圈套，拏在牢裏，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曉得甚麼？認得何人？那裏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添羞臉，到處求爹爹，告奶奶，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得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兩脚站在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到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有，你寫來的帖子現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拏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罷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婦人道：呸！濁蠢才！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囷頭兒上不算計，囷底兒下却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裏？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平白拏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忘八身上，好好兒放出來，教你在家裏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你是他甚麼着緊的親？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也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得人光光的；到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里安排了一席，請西門慶來知謝；就要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到是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只開送一篇花帳與他，說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裏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後來子虛只拚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裏，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到在床上，就不曾起來：初時還請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蹤。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到墳上去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設了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西門慶。從子虛在日，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耍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

『平民皇帝』的作者小傳

王敦慶

奧托・梭格羅像
啓少飛作

三十二年以前的某月某日某時，在那『遍地黃金』的美國紐約市裏，卻有個家藏黃金有限得很的人家——大概是外來的僑民，——生下一子，起名 Otto Soglow。雖則 O. Soolow（奧托・梭格羅），就是我們現在所要介紹的一世之雄的『平民皇帝』的老祖宗，可是他在童年時代，如何頑皮，而使其嚴父大發雷霆，慈母背人飲泣，他在少年時代，又如何富有藝術天才，專門爲講壇上的教師畫 Caricature（滑稽似顏畫），以至代數和幾何不及格，祇得自動退學，他在成年時代，又從如何違抗家教，不去學傳道，不職行律務，偏要背境離鄉，去學畫，去過浪漫的『婆漢迷』生活等神話似的和謊言似的紀錄，都是我們不甚歡迎的廢話，所以祇得『語焉不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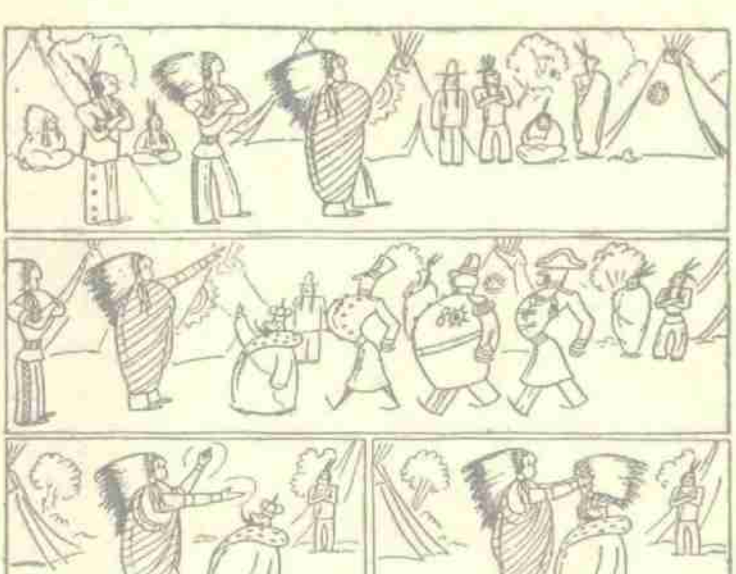
總之，讀者祇要一看奧托・梭格羅那副油腔滑調，嬉皮笑臉的尊容，便知道他是一個久經世故人情而了解生活鬥爭的青年。同時會知道他那種笑顏裏帶得有鄙視，苦痛，和譏諷的成分。笑是一種武器，也是樂觀的人生的流露罷！像許多的美國漫畫家一樣，他幹過許多自己所討厭的『行當』，卻一事無成，終於覺得自己是個漫畫作家的『胚子』，便下了決心加入紐約的『藝術學生同盟』去研究繪畫。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不時兜售給各種幽默雜誌或冒險雜誌，以期達到麵包略取的目的。

逐漸地，他的漫畫居然能夠獲得一般讀者和編者的鑒賞，於是他所常川投稿的刊物，便有 Life（人生），Judge（判官），New Yorker（紐約客），及左翼文藝家的機關雜誌New Masses（新羣衆）等。此時美國出版家也開始很注意他的作品，數年之間，一共委托他繪製過十三部書的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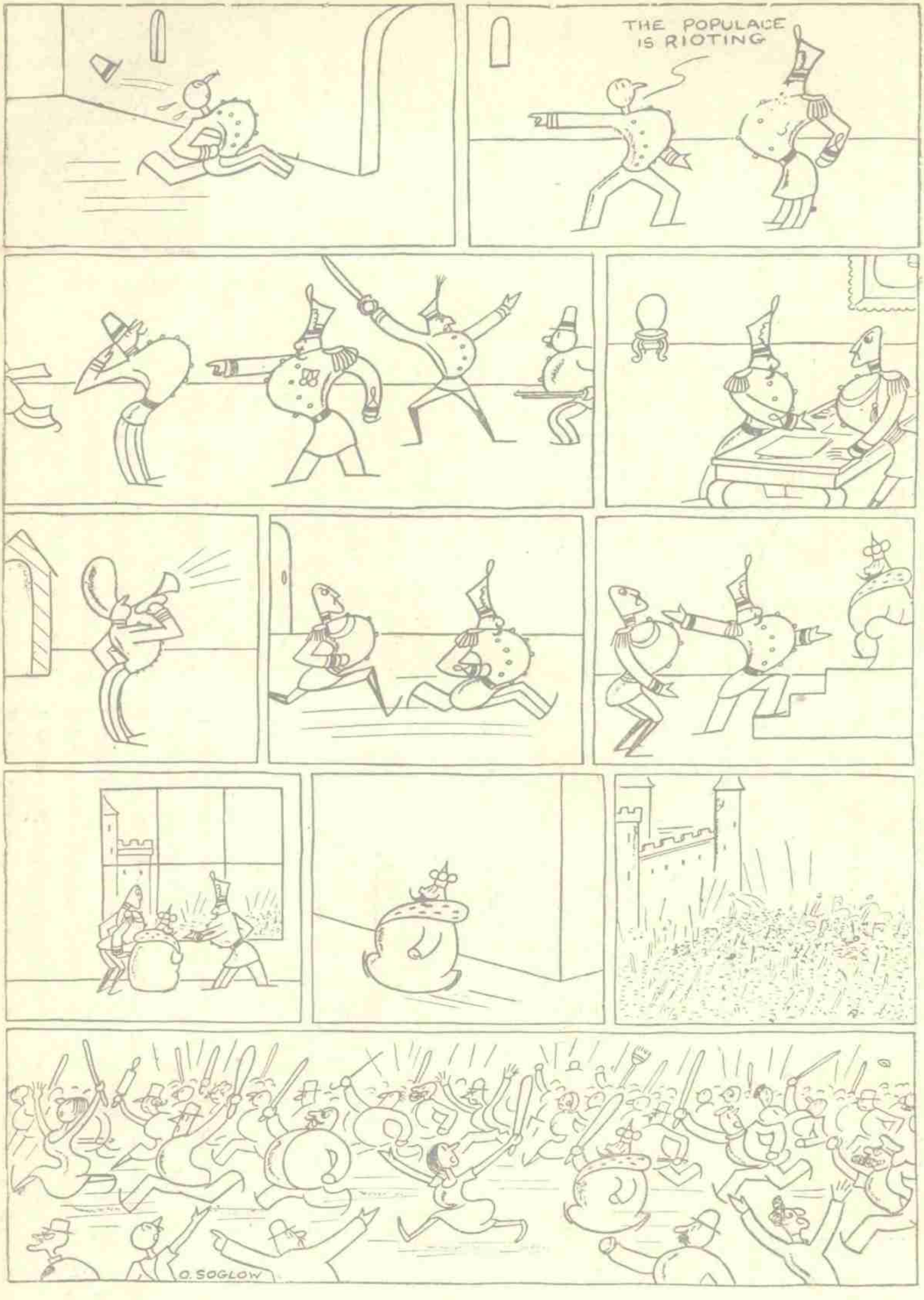
這位『平民皇帝』The Little Emperor 是幾年前在雜誌『紐約客』裏面登出的一個最理想的統治者。這個眞命天子，首先第一就是不愛一切傳統思想的，當然是不稱『朕』而稱『我』的新典型之君。他自己做過電影，看過淫書，喫過老酒等，都是使美國一般清教徒最不滿意的事情。其次他也是相信勞工神聖的人物，雖則身爲帝王，卻常常操『賤役』，修過浴缸，和做廚夫。最後該君又是同情於被壓迫者的『傻瓜』，扶助孤兒寡婦，友愛無知無識的紅印度人，還參加過民衆暴動。可惜這位眞正的天之驕子於一九三四年忽然就宜佈退位了。其退位的原因，據有人揣測，是爲了美國的幾位大官僚和實業家大王等，覺得The Little Emperor，有時就好像他們自己，有時又像他們自己良心上所不情願做的人物，心裏有些似痛非癢的難過。因此便囑咐 Hearst 統系的報紙，設法以重金去收買『平民皇帝』的作者梭格羅。於是便有人說：『從此眞命天子聾，說不定漫畫家的人格也局部地或整個地出賣給主子去了。』這種論調是出於妒嫉的作用呢，或是誠意的批判呢？筆者都不能斷定。至於梭格羅最近在 Hearst 統系的各報上連續發表的長篇漫畫『警衞兵』，和根據『警衞兵』中的登場人物，由影片公司攝取製的五色有聲電影等，老實說我要看到的機會，一回也沒有。或許他那素來所有的簡潔的漫畫風格，還是保存着的；不過在他畫的內容上所表現的意識形態，尤其是他對於描寫世態的諷刺性有沒有轉變，或者換一句說，『警衞兵』是不是與『平民皇帝』有同等的吸引讀者的力量，都不是筆者現刻所能斷言的事情

不過以梭格羅過去的作品而論，却都是幽默的，諷刺的，觀察力深刻入微的，大半不借題字的功效而人人了解的，無國際界限的 Nonsense 漫畫。此外他那種單純的線條和單純的形式的確構成一種單純美的畫面。還是他在理論與實技上，誰也不能否認的成功。我想，在這兒無論我贊美梭格羅得怎樣地十全十美，也不過是徒費篇幅；所以我本『百聞不如一見』的意旨，請讀者仔細地去欣賞我們所介紹的梭格羅的幾幅作品罷！

『「平民皇帝」已由本文作者編輯就緒，列爲獨立出版社漫畫叢書之一，現正從事製版排印，定於雙十節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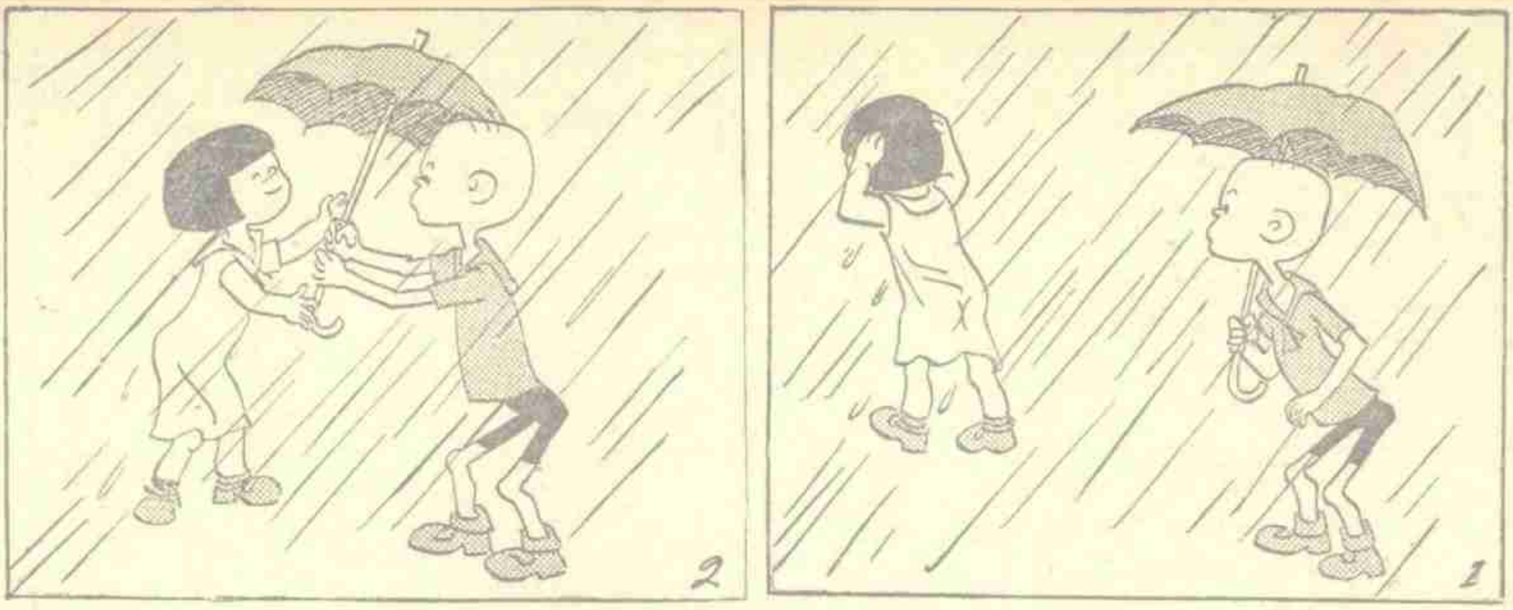


平民皇帝獨與紅人親善



羅格梭·托奧　　平民皇帝參加平民暴動

三毛



閒話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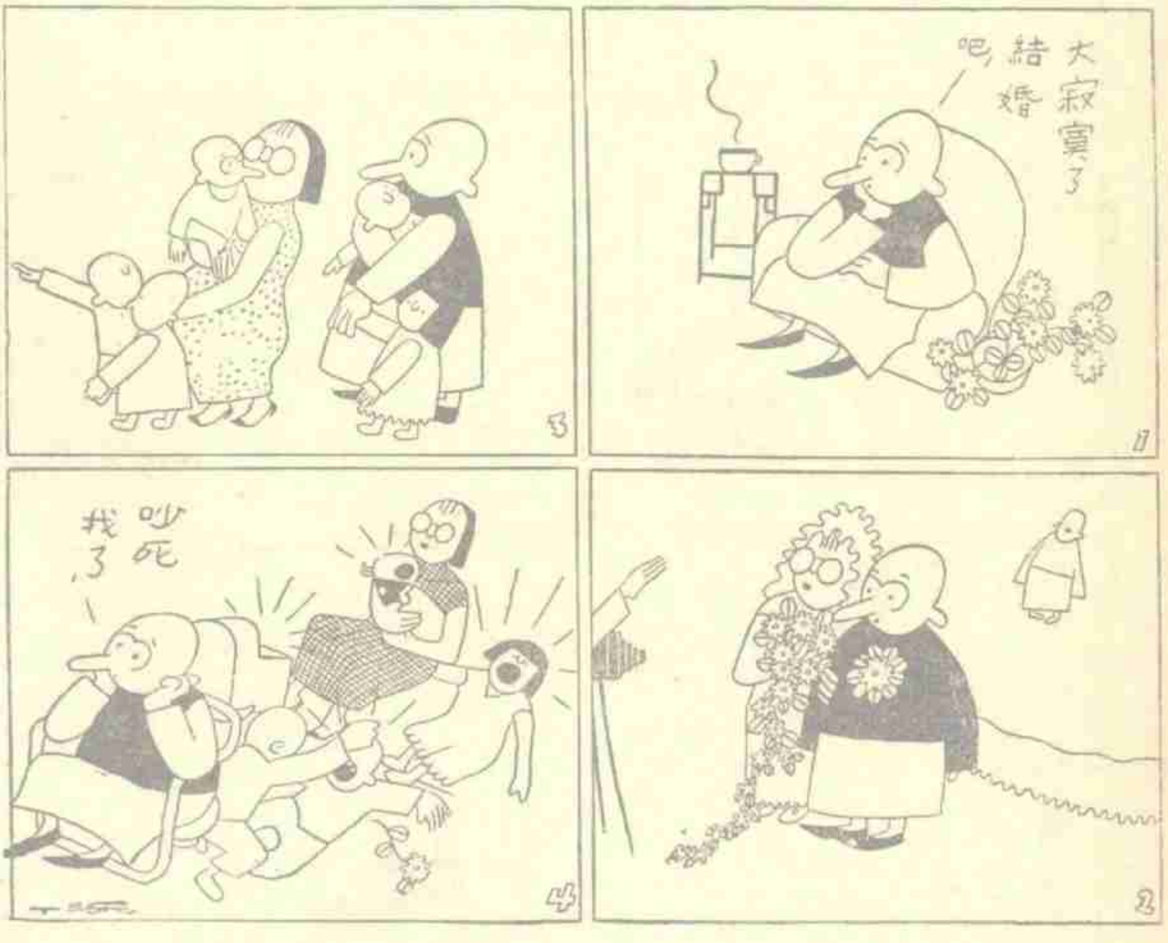
揭譯

甲君說：學校等於調養室。寫寫意意進去，寫寫意意出來，三年之中，一無所事。吃了早飯等吃中飯，吃了中飯等吃晚飯，吃了晚飯等睡覺，睡覺了等明天早晨吃早飯。興來時逛逛馬路，看看電影，或則在宿舍裏拉拉胡琴，哼哼京調。先生要飯碗，學生要文憑，彼此心照不宣，於是百病全消，皆大歡喜。

乙君說：學校商業化，招生登廣告，請上幾位名人領銜，很像商鋪裏用前大總統褒獎和電影明星×××介紹一樣；並且「交通便利，設備周到。」似乎從××飯店的廣告上抄下來的。總之，一切等等都與商店無異。所不同者商店有「購貨×元贈送航空獎券×條」的特別優待，而學校則無之，但是總有一天會如此的罷。曾經有人說：上海新造一條弄堂，至少有人爭開三種店：一種是雜貨店，一種是老虎灶，還有一種是小學校。學校之爲商業化，於此可見。

丙君說：有的學校目的不在灌輸學生智識，然而却要學生拚命用功，這樣在輿論上可以得些好評。因此，碰到會考，或則丟掉正式功課不上，或則對於幾個成績較優的學生施以特殊訓練，希望能掙得個前三名，豈不榮耀！至於成績較差的學生，反正是自己沒出息，讓他自己去弄罷，弄得不好，或許還要拼學校的臺呢。因爲施行政策不同，於是「應付會考主任」等等名目由此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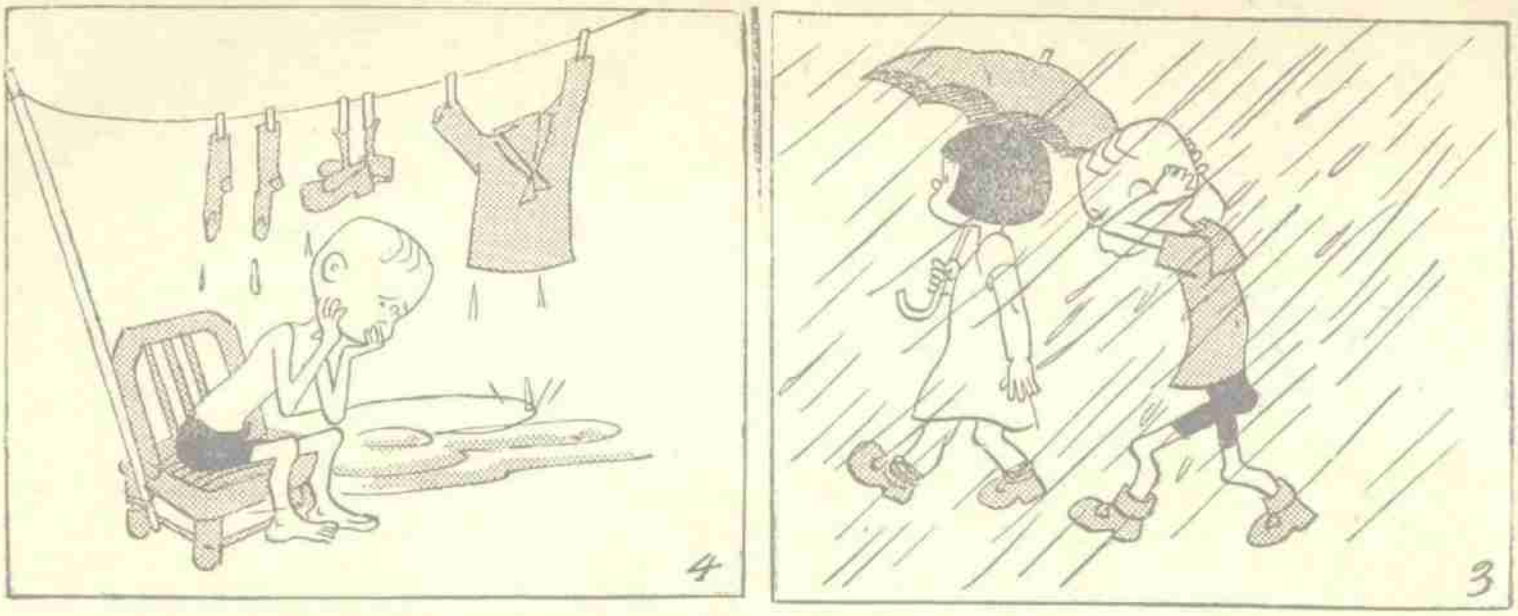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聽到幾個朋友的談話。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也無從判定那個說得對，要付表決，苦於當時並未「開會如儀」，未免有些「那個」。



結婚與不結婚

丁深作

在學校裏，最佔重要位置的是考試。入學有入學考試，畢業有畢業考試和會考，每學期有大考，每月有小考，……眞是「名目繁多，不克備載。」學生們對於考試應付手段，亦各不同。未考之前，先開夜車，燭光如豆，弄得頭昏腦漲。考試時則形形色色，更是筆難盡述。有的抄些細如蠅足的小字做夾帶，我眞佩服他們的本領高強。記得我以前在高小的時候。聽到別人說什麼一顆桃核上可以刻一篇赤壁賦等等類似的故事，心中總以爲是無稽之談，後來看到他們的小紙頭，才恍然大悟。(?)有的幹那「五口通商」的玩意兒，前後打通，左右逢源，近則椅下傳遞，遠則頗有拋擲球風味，可謂神乎其技！不知他們爲什麼不去參加全國運動會，否則一定也大有可觀！有的用鉛筆抄在硯台或桌面上，有的把書本放在膝上，以作「參考」，也有倩人槍替，交換考卷等等，眞是「作弊



張樂平作

人人會作，各有巧妙不同。」其至聽人說有人把所抄夾帶貼在教員的背上，教員來往監考，無異把答案一一「派司」。我想此君的腦子一定異於常人，死後大可讓生理學家來解剖一下。不過我總有些不相信，因爲這事很像老鼠掛鈴的老故事，這夾帶不知誰去貼上？此外，以前有同學某君想發明一種器具，叫做透視鏡。書放在書桌抽屜裏而人可以隔一層板看得明明白白，此君大有愛迪生之風，可惜我們分別之後，他並未和我通過信，不知現在成績如何。至於教員監考，有的鐵面無私，有的裝聾作啞，不是憑窗遠眺，便是靜坐讀書，旣表示自己風雅好學之士，又得學生歡迎，何樂不爲！也有人說大概他們以前也身臨其境 所以能够體貼入微，究竟對不對，恕我沒有調查，不敢妄言。

入學考試似乎此等怪現象少見些，不過不能說絕對沒有；並且假使認得裏面「大亨」，可以特別通融；或則要人一封信，不啻題名的金榜，這便是所謂「脚路」也者。

考取了。入學先要繳費，費的名目是眞「有美皆備，無麗不臻。」計開：學費，宿費，膳費，僕費，體育費，醫藥費，制服費，圖書館費，健身房費，建築費，游泳池費，賠償費，損失費，保證金，……。

進了學校以後，上課隨你的便。假使必定要點名的話，那末可以請人代到，或者點過了名，乘教員回轉身去，便溜之大吉。再不然，帶幾本啼笑姻緣進去消遣消遣，或者利用這個時間來寫寫信，均無不可。碰到教員請假，更將三呼萬歲！

課後。有的香烟一枝，胡琴一把，有的皮球一個；有的逛街，上電影院，會愛人以至睡覺，談話。談話又無非關於女人：皇后的討論，女同學的批判，自己的戀愛史，倫看得來的情書，一件件和盤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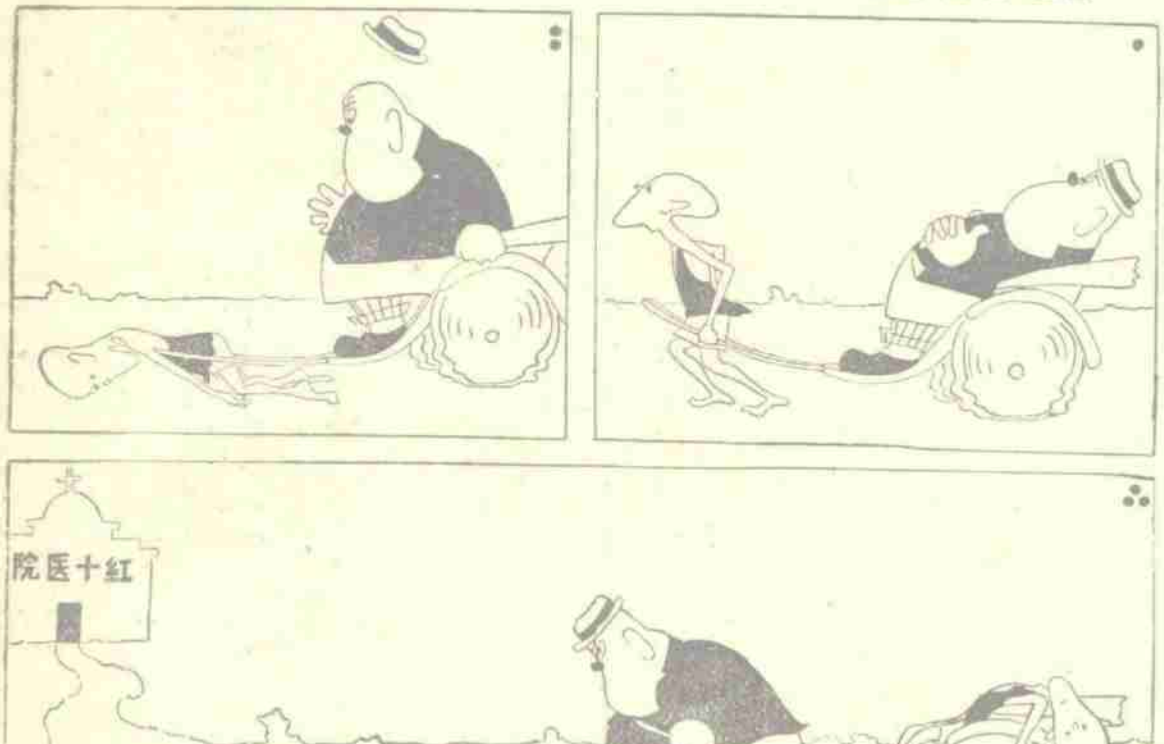
三年便是這樣過去。年級愈高，資格愈老；資格愈老，神氣愈足；神氣愈足，走起路來挺胸凸肚，飯廳裏動不動丟碗，對於教員愈不放在眼上。所以某教員曾說：一年級的學生像綿羊，二年級的像豹，三年級的便是老虎獅子了。原來學校還像動物園，這倒可以補前面甲乙丙三君所說的不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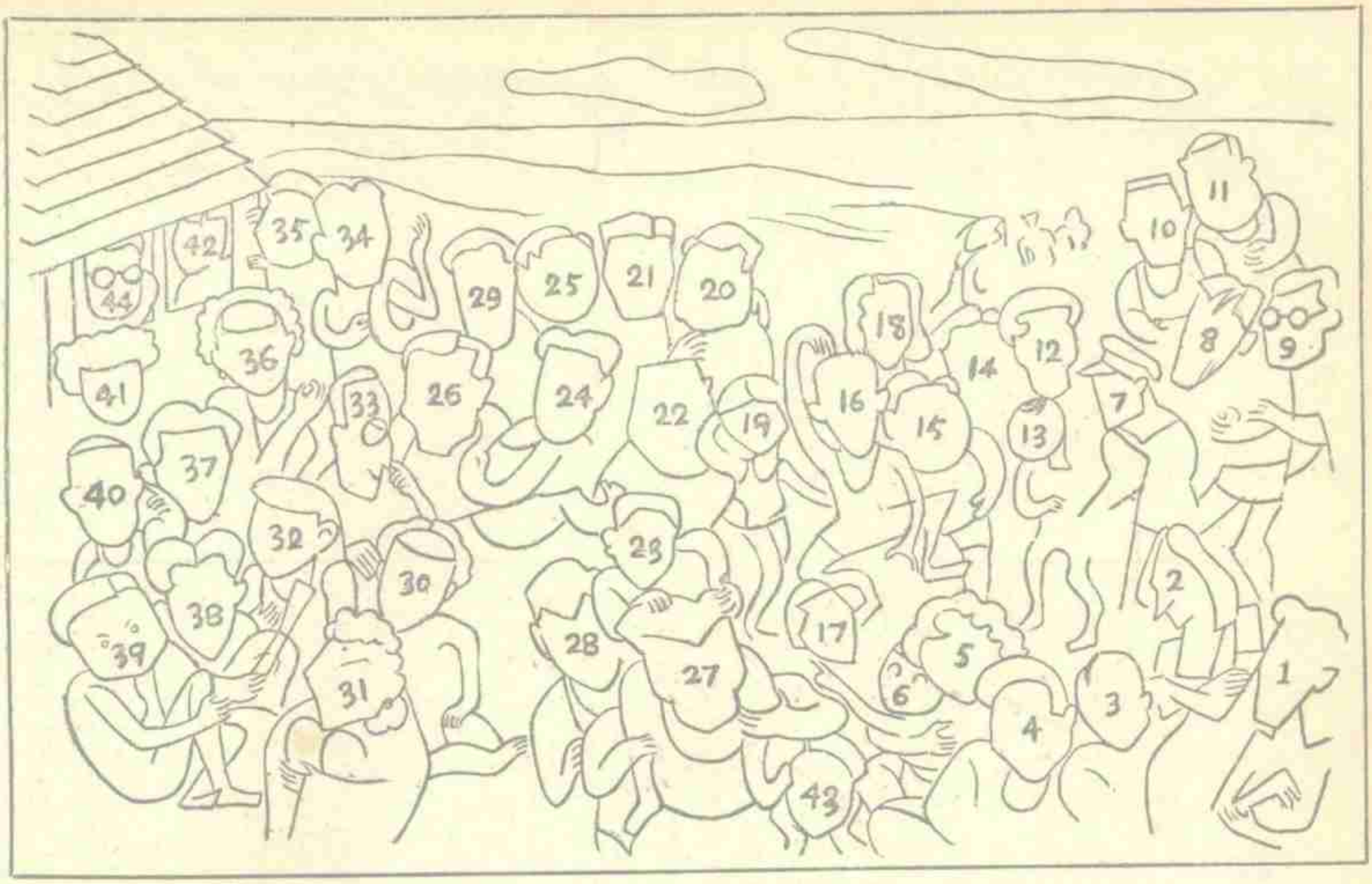
最後値得大書而特書者便是「厠所文學」，厠所是學生發表意見的地方。這裏有×××與×××的戀愛史，有打倒×××的標語，有×××先生怎樣怎樣的祕密，有小詩，有圖畫，參觀學校的先生們！假如參觀學校，厠所是非去不可的。

以上所說，當然也只一部分，不是說所有的學校都是如此。這次題目上用了「閒話」二個字，覺得有些汗毛凜凜，所以不惜篇費，特此鄭重聲明，幸勿誤會是所至囑。

上大人

出門不利　陳振祐作





猜圖競賽

在『上海漫畫』的讀者諸君中，我們以爲定必不少影迷朋友，茲爲提起大家的興趣並且增加本誌的銷數起見，特將『中國好萊塢羣星消夏圖』作爲猜圖競賽的材料。

（一）凡能按照上圖中羣星的號碼，完全將他們的尊姓大名猜中者，本社各贈本誌一年，並送『民間情歌』，『光宇諷刺集』及『淺予速寫集』各一册。

（二）凡能猜出半數以上的影星姓名者，本社各贈本誌半年。

（三）以上兩種猜圖競賽的優勝者各以二十名爲限，於本誌本期出版後一個月截止。先後時期以寄到本埠的郵戳爲準憑。

（四）應徵諸君務必請將本頁右上角的應徵券剪下，隨函寄來，否則競賽無效。（五）凡應徵的封筒上，請書明『猜圖競賽』等字樣，以免與本誌編輯部函件混淆。

編者獨白

本期的『上海漫畫』，在質的方面，似乎諷刺的成分多於幽默的精華，在量的方面，的確漫畫又多於漫文。這並不是編者的獨裁，一則因爲是賜稿諸君寄來的作品大半是諷刺的，一則因爲是讀者諸君中對於諷刺現社會的圖畫與文字，非常歡迎，曾有許多人來函要求，每期儘量多載分析我們這牛頭不對馬面的現實生活的漫畫，和諷刺我們這既非常落伍而又要努力在開倒車的社會的漫文。那麼這一期的『上海漫畫』，可以說是應讀者與執筆者的要求而產生出來的。

凡是一種刊物，其責任祗不過表達作家的思想和滿足讀者的某種欲望而已，簡直可以說是各作家與一般的讀者之間的媒介物。所以今後的本誌的推進路線，一方面當然十二分誠懇地希望爲『上海漫畫』執筆寫作幽默的文藝作品的諸同志，各自在這矛盾的社會中拚命地去尋找新的矛盾的題材，使之幽默化，諷刺化和時代化：一方面也十二分誠懇地希望愛護『上海漫畫』的各個讀者，隨時對於本誌的實量上的，編排上的一切問題，不吝賜教，加以鞭策。這樣本誌或許可以獲得『供需兩方面』所期望的美滿結果。

趁着這個機會，我們對於賜稿諸君要特別聲明的就是：本誌自本期起，稿費概由中國圖書雜誌公司會計科負責，請於本誌出版三日後向該會計科直接領取，是爲至禱。

關於封面的一齣戲

若照上海各舞台廣告主任的口氣宣傳起來，則本期的封面是『重金禮聘新從南國獻藝歸來的』顧折西君所繪製的。本來『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描寫人生社會的Farce的漫畫，的確也是戲劇的一種，這回顧君所演的問題劇是叫『沒有的事』其主要的台詞是：

老頭兒：　您是那一路的尊神呀！

女神：　我是和平之神，是從西土來的，難道你不認識嗎？

老頭兒：　說也慚愧，我白活了這大歲數，簡直沒和您見過一次面，這也難怪，咱們的廟宇裏也沒有像這樣慈眉善目的一尊像呀！那末您在找什麼？難道有了驚異的發現嗎？

女神：　正是：在這樣文明都市之地，居然發現了這悲慘的蹤蹟，……！

老頭兒：　您眞是少見多怪，聽說這就是擁護和平的鐵證呀！…！